

十八世紀初英國戲劇論戰的分野問題*

黃智新**

英人傑瑞米·科利爾(Jeremy Collier, 1650-1726)原為與政治無涉的平凡牧師。1688年冬光榮革命爆發後，他開始從事反革命的政治宣傳工作，並因拒絕向威廉三世與瑪麗二世宣誓效忠而被剝奪了英國國教會的神職。1696年，他於刑場替兩名因陰謀刺殺威廉三世而被判處死刑的詹姆士派舉行公開赦罪儀式而遭通緝。儘管科利爾在革命後的連串行動奠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惡名，十八世紀初他卻因批評時下戲劇的不道德現象而成為備受推崇的衛道者。以他在1698年出版的《管窺英國戲劇的不道德和褻瀆》一書為起點，英國社會展開了一場長達近三十年的「戲劇論戰」。

1781年迄今，戲劇論戰的研究者們採用了數種相互交疊的二分法模型對論戰的參與者進行分類。依據對戲劇和劇院的態度，該論戰的參與者們首先被分為反劇者與挺劇者。由於批評戲劇的一方的代表人物，包括科利爾、亞瑟·貝德福(Arthur Bedford, 1668-1745)和威廉·勞(William Law, 1686-1761)，都是神職人員，而對他們的批評進行最激烈抗議的往往是劇作家，這場論戰也常被視為教士與詩人之間的職業之爭或是聖俗之爭。與此同時，附和科利爾的反劇言論者常被當成科利爾的盟友，反對其意見者則被當作他的敵人。這些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台灣世界史討論會第 59 回」(2023 年 1 月 13 日)。承蒙當天的評論人許以心教授以及學報的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專業的修改建言，特此致謝。

** 英國杜倫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博士。
通訊信箱：chihhsin.huang@gmail.com

慣用分野涉及了雙重脈絡，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時空及文化背景的交流互動的結果。本文追溯它們的起源與流變，檢視其合理性，並提出替代方案。

關鍵詞：傑瑞米·科利爾、復辟時期暨十八世紀英國戲劇、惠格史觀、文化與政治、亞瑟·貝德福、科利·西伯

一、前言

光榮革命後，為了鞏固威廉三世(William III, 1689-1702 在位)和瑪麗二世(Mary II, 1689-1694 在位)的共治政權，英國國會於 1689 年 4 月通過《效忠暨最高權威宣誓法》(The Oaths of Allegiance and Supremacy Act 1688)，當中明定所有公職人員、國會議員以及神職人員須廢棄原有的效忠誓言，並宣誓效忠新的君主，否則將於 1689 年 8 月 1 日起停職。¹然而，秉持著人民無法片面廢棄對詹姆士二世(James II, 1633-1701, 1685-1688 在位)的效忠誓言的信念，包含坎特伯里大主教在內的六名主教以及四百餘名低階神職人員仍拒不從命。隨後的停職處分以及 1690 年 2 月 1 日的剝奪聖職處分非但未能迫使他們承認新政權的合法性，反倒激化了衝突，使他們進一步主張聽命於新政權的英國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已喪失正統地位。這群拒絕向威廉三世和瑪麗二世宣誓效忠的神職人員(Nonjurors，以下稱「拒絕宣誓效忠派」或「拒誓派」)帶領抱持類似想法的會眾另組教會，從此脫離了國教會的管轄，史稱「拒誓派的教會分裂」(Nonjuring schism)。

身為拒誓派的一員，傑瑞米·科利爾(Jeremy Collier, 1650-1726)在英國近世政治、宗教和文學史上頗具爭議性。³⁸ 歲以前，他僅是籍籍無名的平凡牧師，到了 76 歲過世時卻以政治宣傳家、宗教史家兼拒誓派主教，以及戲劇批評家而聞名。1688 年冬天爆發的光榮革命是科利爾涉足政治，投入反革命宣傳的契機。自 1689 年 1 月起，他緊跟局勢變化，出版了多本政治小冊討論與革命相關的政教議題，包括：反革命的小冊 4 本、²警告及抗議革命對教會和

¹ John Raithby, ed., "William and Mary, 1688: An Act for the Abrogating of the Oathes of Supremacy and Allegiance and Appointing other Oathes. [Chapter VIII. Rot. Parl. pt. 5. nu. 5.]," in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ume 6, 1685-1694*, (S.l.: Great Britain Record Commission, 1819), 57-60, <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statutes-realm/vol6/pp57-60>.

² Jeremy Collier, *Vindiciae Juris Regii, or Remarques Upon a Paper, Entitled, an Enquiry into the Measures of Submission to the Supream Authority* (London: n.p., 1689); Jeremy Collier, *The Desertion Discuss'd in a Letter to a Country Gentleman* (London: n.p., 1689); Jeremy Collier, *Animadversions Upon the Modern Explanation of II Hen. 7. Cap. 1, or, a King De Facto* (London: n.p., 1689); Jeremy Collier, *Dr. Sherlock's Case of Allegiance Considered with Some Remarks Upon His Vindication* (London: n.p., 1691).

禮拜儀式之不良影響的小冊 2 本、³鼓舞拒誓派會眾並要求他們不可參與國教會禮拜的小冊 2 本。⁴不僅如此，1696 年兩名詹姆士派(Jacobites)因策劃刺殺威廉三世的陰謀而被判處死刑，科利爾等三名拒誓派牧師於行刑前在眾目睽睽之下為兩人舉行赦罪儀式。此事引發軒然大波，不僅倫敦當局至其住處追捕未果，大主教和主教們也發表公開聲明譴責為行刺陰謀的主謀舉行公開赦罪儀式之舉。雖是亡命之身，科利爾仍於同年密集出版了 6 本小冊子反擊官方的指控。⁵此外，他還在 1708 年和 1714 年出版了兩卷《大不列顛教會史》(*A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經由梳理至查理二世為止的教會歷史發展，闡明教會與政府相互獨立的英格蘭傳統，為其關於革命後聽命於世俗政權的國教會已失去正當性而保持獨立性的拒誓派教會才是正統教會的說法提供歷史依據。⁶科利爾那堅定的政教立場與行動使他躋身拒誓派社群

³ Jeremy Collier, *A Caution against Inconsistency, or, the Connexion between Praying and Swearing in Relation to the Civil Powers* (London: n.p., 1690); Jeremy Collier, *A Brief Essay Concerning the Independency of Church-Power* (S.l.: n.p., 1692).

⁴ Jeremy Collier, *A Perswasive to Consideration, Tender'd to the Royalists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n.p., 1693); Jeremy Collier, *A Perswasive to Consideration, Tender'd to the Royalists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With a Vindication of the Same* (London: n.p., 1695).

⁵ Jeremy Collier, *A Defence of the Absolution Given to Sr. William Perkins, at the Place of Execution, April the 3d. 1696* (London: n.p., 1696); Jeremy Collier, *A Defence of the Absolution Given to Sr. William Perkins, at the Place of Execution, April the 3d with a Farther Vindication Thereof, Occasioned by a Paper, Entitled a Declararion of the Sense of the Arch-Bishops and Bishops* (London: n.p., 1696); Jeremy Collier, *A Reply to the Absolution of a Penitent,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on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n.p., 1696); Jeremy Collier, *An Answer to the Animadversions on Two Pamphlets Lately Published by Mr. Collier* (S.l.: n.p., 1696); Jeremy Collier, *The Case of the Two Absolvers That Were Tried at the Kings-Bench-Bar at Westminster on Thursday the 2d of July 1696 for Giving Absolution at the Place of Execution to Sir John Friend and Sir William Parkens* (London: n.p., 1696); Jeremy Collier, *The Great Question in the Case of the Absolution of Sir John Friend and Sir William Parkens* (London: n.p., 1696).

⁶ Jeremy Collier, *A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Chiefly of England: From the First Planting of Christianity 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King Charles the Second*, 2 vols (London: Printed for Samuel Keble...and Benjamin Tooke, 1708-1714); Andrew Starkie, "Contested Histories of the English Church: Gilbert Burnet and Jeremy Collier,"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68, no. 1-2 (2005): 340-345.

的領導階層，先於 1713 年晉牧為拒誓派教會的主教之一，三年後更成為首席主教。

革命後的連串行動使科利爾在政治上惡名昭彰，不過，藉由批評時下戲劇的不道德現象，他成功扭轉了這一負面形象，成為十八世紀初廣受推崇的衛道者。以他在 1698 年出版的《管窺英國戲劇的不道德和褻瀆》(*A Short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一書為起點，英格蘭社會展開了一場長達近三十年的「戲劇論戰」(The Stage Controversy)。⁷在後世的研究中，按照對戲劇和劇院的態度，戲劇論戰的參與者們常被劃分為反劇與挺劇兩大陣營。與此論戰的別稱即「科利爾論戰」和「科利爾(的)戲劇論戰」相應，反劇者多被當成科利爾的盟友，而挺劇者則被當作他的敵人。同時，由於批評戲劇的一方的代表人物，包括科利爾、亞瑟·貝德福(Arthur Bedford, 1668-1745)和威廉·勞(William Law, 1686-1761)都是神職人員，而對他們的批評進行最激烈抗議的往往是劇作家，這場論戰也常被視為教士與詩人之間的職業之爭或是聖俗之爭。

戲劇論戰研究中所慣用的這些「分野方式」涉及了雙重脈絡，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時空及文化背景的交流互動的結果。有鑑於此，本文將分從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脈絡切入，釐清這些慣用分野的特質與侷限。本文的第二部分將先回顧戲劇論戰研究的學術史，追溯從十八世紀晚期至今的研究者們常用的分野方式的起源與流變，並分析其中蘊含的價值判斷。第三至五部分則進一步檢驗這些慣用分野能否適切地呈現論戰參與者的個別意圖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第三部分經由分析論戰參與者們的背景，檢視在戲劇論戰中採取相同立場者是否為彼此的盟友。第四部分聚焦貝德福抨擊劇院的動機，一探提倡風俗改革(Reformation of Manners)運動的神職人員和科利爾是否真的志同道合。第五部分以貝德福和科利·西伯(Colley Cibber, 1671-1757)的互動為例，探討戲劇論戰中挺劇者與反劇者，尤其是劇作家與神職人員是否必

⁷ Jeremy Collier, *A Short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 Together with the Sense of Antiquity Upon This Argument* (London: Printed for S. Keble, 1698).

然敵對。最後，本文的結論將提出新的詮釋框架，以取代研究者們習以為常的這些二元分野。

二、戲劇論戰之慣用分野的起源與發展

視戲劇論戰為教士與詩人之爭的學術習慣可追溯至十八世紀的英國文豪塞繆爾·約翰生(Dr. Samuel Johnson, 1709-1784)。1781年，約翰生在其《英國詩人列傳》(*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關於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生平的條目中將戲劇論戰定調為「科利爾與詩人們之間的長期論爭」。⁸雖然約翰生認為科利爾在該論戰中擊敗了康格里夫，這項論斷乃是基於他對科利爾寫作動機的臆測，而非兩人在筆戰中的實際表現。約翰生最初斷言：「身為堅定且好鬥的拒絕宣誓效忠派，科利爾知道人們絕對不會因為他抨擊戲院就懷疑他是清教徒。」儘管如此，他「相信」科利爾「除了宗教熱忱和義憤之外別無其他動機」。⁹這項假定對約翰生的分析有關鍵影響。表面上，他比較了兩人在論戰中的表現。在他看來，科利爾「具備辯論家的素養，諸如：充分的學識、有力且一針見血的措辭……極度頑強、絕頂聰明」；¹⁰與此相對，康格里夫太過年輕又太過生氣以致於他的回應「雖如對手一般粗暴卻無對手的說服力」。¹¹實際上，約翰生用以評判雙方論點的標準並非辯論家的素養或心理狀態，而是雙方所追求的目標的道德性。他認為科利爾「對他所服膺的目標的正當信心大大提升了」他作為辯論家的能力，而「康格里夫所服膺的目標……則站不住腳」。¹²換言之，道德正確被當成科

⁸ Samuel Johnson, *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 with 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ir Works* (1781; repr., London: n.p., 1783), 3:49. 《英國詩人列傳》原為《英國詩人作品集》的序言(序言 10 冊、作品集 56 冊以及索引 2 冊)。參見 Samuel Johnson, *The Works of the English Poets. With Prefaces,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68 vols (London: n.p., 1779-1781).

⁹ Johnson, *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 3:50.

¹⁰ Johnson, *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 3:50.

¹¹ Johnson, *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 3:51.

¹² Johnson, *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 3:50, 52.

利爾能擊敗康格里夫的主因。在約翰生的觀察中，科利爾的正論最終促使喜劇風格變得較為端莊。¹³

受到約翰生的影響，蘇格蘭作家華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在《德萊頓全集》(1808)與《德萊頓傳》(1808)中論及戲劇論戰時並未站在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等劇作家的一方。除了引用約翰生對科利爾的動機、能力與表現的評論，司各特也將道德作為評比論戰參與者的論點的主要指標。¹⁴他一方面指科利爾以古希臘羅馬的戲劇傳統駁斥當時的劇作家的論點之舉為畫蛇添足，因為「德行和宗教(已為其反劇言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¹⁵另一方面，他不僅認為康格里夫和范伯魯(John Vanbrugh, 1664-1726)在回應科利爾時不應主張自身劇作的正確性，更聲稱德萊頓的良心使他對科利爾的批評做出的讓步。¹⁶此外，司各特雖視德萊頓日後將責任推給查理二世的宮廷為這位劇作家「所能提出的最佳辯解」，他並不同意此說。在他看來，十七世紀後半的劇風放蕩，宮廷、劇院以及包含觀眾在內的公眾三方均難辭其咎，而劇作家既然決定以淫穢之言玷污其作品，就不該推諉塞責。¹⁷大抵說來，司各特認為《管窺》一書使戲劇的道德獲得改善，十八世紀的仕女們也因此不再擔心會因觀劇而遭受譴責。¹⁸

十九世紀的惠格派史家托馬斯·麥考萊(Thomas Macaulay, 1800-1859)同樣繼承了約翰生評論戲劇論戰的方式和結論。麥考萊對科利爾那神職人員的職業視角頗有微詞，但仍評價了兩人作為辯論家的能力與表現：¹⁹在能力方面，科利爾的「天性、教養與習慣非常適合論辯之爭」；康格里夫的長處則不在

¹³ Johnson, *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 3:52.

¹⁴ Walter Scott, ed., *The Works of John Dryden* (London: Printed for William Miller, 1808), 8:459; Walter Scott, *The Works of John Dryden*, vol. 1, *The Life of John Dryden* (London: Printed for William Miller, 1808), 424-425.

¹⁵ Scott, *The Life of John Dryden*, 425.

¹⁶ Scott, *The Works of John Dryden*, 8:459-460. 關於良心之說，司各特似受約翰生影響。參見 Johnson, *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 3:51.

¹⁷ Scott, *The Works of John Dryden*, 8:460-461.

¹⁸ Scott, *The Works of John Dryden*, 8:461; Scott, *The Life of John Dryden*, 425.

¹⁹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Leigh Hunt's Comic Dramatists of the Restoration," in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 Contributed to the Edinburgh Review*, 2nd ed.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3), 3:299-300.

此，「他對論戰的技藝的掌握相當粗陋」。²⁰在表現方面，科利爾不僅「完全掌握了表達真誠的義憤的修辭技巧」，使《管窺》一書成為「包含許多發自真心又能感動人心的滔滔雄辯的罕見著作」，更在回應時認真檢查康格里夫的論點並痛擊其弱點；²¹康格里夫則「憤怒、含糊不清又鈍拙」，在論戰中進退失據，其「回應是徹底的失敗」。²²然而，如約翰生一般，麥考萊將決定勝敗的根本原因歸結為雙方訴求的道德性。在他眼中，康格里夫的「過失是如此明確以致無法以機敏或口才為自己開脫責任……他所捍衛的目標是無論憑藉任何技藝均難以取勝的」。²³

在麥考萊觀察中，雖然劇作家們群起攻訐，戲劇論戰的最終「勝利仍屬於科利爾」。²⁴這位史家更進一步將此結論融入他對十七、十八世紀史的惠格式解釋。他對王政復辟時期文化的總評如下：「查理二世在位期間，對清教精神的反動充斥了整個雅文學，而其中又以喜劇最具代表性……從各家劇院重新開張的那天起，它們就成了罪惡的溫床；邪惡自此不斷增殖。」²⁵雖然「自(光榮)革命起，宮廷已不再是放蕩之風的贊助者……復辟時期的放蕩陋習仍存在於社會的某些地方。其據點為才子與上流社會之人的聚集地，其中又以劇院為最。」²⁶在麥考萊看來，科利爾對劇院的批評是祛除此一沉痾痼疾的猛藥。鑑於科利爾對德萊頓這位查理二世所封的桂冠詩人的猛烈批評，麥考萊認為科利爾在討論劇院的道德問題時「似乎將其(政治偏見)完全放在一邊。他忘卻了自己是個詹姆士派，只記得自己是個國民和基督徒。」因此，多數「國人站在科利爾的一邊」，而非劇作家的一邊。²⁷和約翰生將科利爾的影響力侷限於戲劇風格的作法不同，麥考萊視「在我們的輕文學的幾乎所有部門中發生的巨大且快速的變革」為科利爾的「辛勞的效果」。在科利爾的

²⁰ Macaulay, "Leigh Hunt's Comic Dramatists of the Restoration," 302-303.

²¹ Macaulay, "Leigh Hunt's Comic Dramatists of the Restoration," 300, 304-305.

²² Macaulay, "Leigh Hunt's Comic Dramatists of the Restoration," 303-304.

²³ Macaulay, "Leigh Hunt's Comic Dramatists of the Restoration," 302-303.

²⁴ Macaulay, "Leigh Hunt's Comic Dramatists of the Restoration," 305.

²⁵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I* (1849-1861; rep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02.

²⁶ Macaulay, "Leigh Hunt's Comic Dramatists of the Restoration," 294-295.

²⁷ Macaulay, "Leigh Hunt's Comic Dramatists of the Restoration," 301.

努力下，十八世紀的新世代「文人與詩人……普遍對那些凝聚社會的重要紐帶抱持敬意，而且他們所用的最不體面(的表現手法)仍比十七世紀最後四十年間所流行者更為體面。」²⁸

受到約翰生和麥考萊等人的影響，在十九世紀後半至 1960 年代的學者眼中，英國王政復辟時期的喜劇不堪入目，是斯圖雅特王朝後期那放蕩縱慾的貴族社會的寫照，而敢於批評這種不道德的戲劇的科利爾則是衛道英雄。1885 年於紐約出版的《英語文學通俗手冊》稱科利爾為「知名神學家」，他「抨擊戲劇中的淫穢和不道德」並與威徹利(William Wycherley, 1641-1716)、康格里夫和范伯魯等劇作家展開「激烈的論戰」，且這「使文學的道德品質獲得提升」。²⁹1887 年版的《英國人物傳記大辭典》將科利爾的反劇作品詮釋為對「那些和王政復辟時期密切相關的慣習」的批評。³⁰該條目和蘿絲·安東尼修女(Sister Rose Anthony)的專著《傑瑞米·科利爾戲劇論戰, 1698-1726》(1937)均盛讚科利爾敢於批評復辟戲劇和社會風氣的道德勇氣，儘管他明知此舉會冒犯知名劇作家且可能會被當成在批評前朝而不符合詹姆士二世的利益。³¹

²⁸ Macaulay, "Leigh Hunt's Comic Dramatists of the Restoration," 305. 身為麥考萊的同時代人，哈倫(Henry Hallam, 1777-1859)和錢伯斯(Robert Chambers, 1802-1871)的見解則與約翰生相近。兩人均視科利爾對劇院的批評為復辟時期的不良戲劇風格得以改善的原因之一。不過，哈倫的惠格傾向使他試圖淡化這位拒誓派對劇風變化的影響力。參見 Henry Hallam,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Europe in the Fifteenth,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John Murray, 1837-1839), 4:282, 284n; Robert Chambers, ed., *Cyclopedia of English Literature: A History,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of British Authors, from the Earliest to the Present Times* (Edinburgh: Published by 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 1844), 1:587.

²⁹ Maude Gillette Phillips, *A Popular Manual of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85), 1: 381n.

³⁰ 麥考萊雖強調科利爾「認為嘲笑長老派牧師對平信徒而言是不恰當的」，他分析科利爾反劇的動機時並未將拒誓派的政治信念排除在外。《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的條目則漠視此事，將科利爾描繪為威廉三世的支持者。參見 Macaulay,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I*, 3:460; William Hunt, "Collier, Jeremy (1650-1726)," in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87), 9: 344.

³¹ Hunt, "Collier, Jeremy (1650-1726)," 344; Rose Anthony, *The Jeremy Collier Stage Controversy, 1698-1726* (New York: Benjamin Blom, 1937), 8, 26, 138. 和兩人不同，儘管克拉契相信「科利爾的終極目標……僅是道德的」，他並未把科利爾當成道德英雄。參見 Joseph Wood Krutch, *Comedy and Conscience after the Restoration* (1924; rep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102, 108.

此觀點後來被進一步擴大，並與學界關於復辟時期至十八世紀的文學及社會風氣的轉變的流行說法結合，即：復辟時期的喜劇是不道德的且其客群為皇室與貴族，十八世紀那較有道德的喜劇則以中產階級為對象。在《從康格里夫到費爾汀的喜劇與社會》(1959)一書中，羅夫提斯(John Loftis)雖強調科利爾批評劇院的動機是純宗教的，並提及科利爾與商人階層無明顯聯繫及其反對戲劇中關於貴族的負面描寫這兩件事，他仍認為「科利爾及其盟友們的批評」具體表達了商人們長久以來對鄉紳和貴族的不滿。³²這種看法在1960年代被布羅凱特(Oscar G. Brockett)的戲劇史教科書所採用而廣為流行。³³如約翰生及麥考萊一般，這些學者們忽視「拒絕宣誓效忠者(Nonjuror)」一詞在宗教和政治上的雙重涵義，認為科利爾在戲劇論戰中與僅僅作為一名神職人員與劇作家們展開辯論。

二十世紀後半，戲劇論戰作為詩人與教士之爭的慣用分野仍被沿用，而且不時以「藝術家與神職人員」或「劇作家對教士」的形式出現在學術論文的標題中。³⁴不過，隨著學界對復辟戲劇的重新檢視，關於論戰雙方的評價在1970年代發生逆轉。³⁵在1960年代歐美世俗化風潮的影響下，1969年起

³² John Loftis, *Comedy and Society from Congreve to Field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4-27, 30, 34.

³³ Oscar G. Brockett, *The Theatr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4), 195-197; Oscar G. Brockett and Franklin J. Hildy, *The History of the Theatre*, 10th ed. (1968; repr., Essex: Pearson, 2014), 216-218.

³⁴ Maximillian E. Novak, "The Artist and the Clergyman: Congreve, Collier and the World of the Play," *College English* 30, no. 7 (1969): 555-561; Aubrey Williams, "No Cloistered Virtue: Or, Playwright versus Priest in 1698," *PMLA* 90, no.2 (1975): 234-246; Michael Cordner, "Playwright versus Priest: Profanity and the Wit of Restoration Comed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Restoration Theatre*, ed. Deborah Payne Fis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9-225.

³⁵ 為了主張復辟喜劇的道德性，帕爾默(John Palmer)在 *The Comedy of Manners* (1913) 中斷言真即是美、美即是真，富吉穆拉(Thomas Fujimura)的 *The Restoration Comedy of Wit* (1952)、霍蘭(Norman Holland)的 *The First Modern Comedies* (1959) 以及伯索爾(V. O. Birdsall)的 *Wild Civility: The English Comic Spirit on the Restoration Stage* (1970) 則聲稱現代性即道德性。如哈伍德(John Harwood)所指出的，這些學者研究復辟喜劇時「無意識地將數種現代偏見投射在喜劇上」。參見 John T. Harwood, *Critics, Values, and Restoration Comed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13-18, 99-100.

的文學與戲劇研究者們開始敵視科利爾，認為他企圖將宗教黑手伸入戲劇這門藝術。他們推崇以康格里夫為首的劇作家們對抗宗教權威的勇氣，譽其為捍衛藝術獨立性的英雄。

在上述心態的驅使下，眾多學者試圖推翻自約翰生以降關於「科利爾是戲劇論戰的勝利者」的說法。³⁶他們採取的策略有三：一是從劇作家的角度評價論戰參與者們的論點。諾瓦克(Maximillian Novak)於1969年率先對傳統看法提出質疑，他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每個人都站在科利爾所設的道德基礎之上打科利爾論戰。且在這些基礎上他是無敵的。」³⁷諾瓦克主張必須從劇作家的角度，站在亞里斯多德的戲劇理論的基礎之上評價康格里夫的回應：「喜劇所模仿的『最低類別之人』並非(如科利爾所認為的)意指階級，而是道德。」³⁸諾瓦克對前人未能正視劇作家們的論點一事的指摘引起了其他學者的共鳴。威廉斯(Aubrey Williams)於1975年發表名為〈不要修道院式的德行〉(No Cloistered Virtue)的論文。除了詳述康格里夫回應科利爾時所提出的基本命題，威廉斯更主張其論點有效反駁了「科利爾的柏拉圖式暨反亞里斯多德式前提」。³⁹同年，海寧格(Benjamin Hellinger)借用康格里夫所撰之《對科利爾先生的錯誤和不完美引用的相關修正》(Amendments of Mr. Collier's False and Imperfect

³⁶ Novak, "The Artist and the Clergyman," 555; Williams, "No Cloistered Virtue," 234. 希南特(Charles H. Hinnant)和霍普斯(Jeffrey Hopes)是例外。兩人關心的不是科利爾的反劇言論的對錯，而是其政治意義。參見 Charles H. Hinnant, "Collier, Congreve and the Patriarchalist Debate," *Eighteenth-Century Life* 4 (1978): 83-86; Jeffrey Hopes, "Politics and Morality in the Writings of Jeremy Collier," *Literature and History* 8 (1978): 159, 164-166.

³⁷ Novak, "The Artist and the Clergyman," 556.

³⁸ Novak, "The Artist and the Clergyman," 558-559.

³⁹ Williams, "No Cloistered Virtue," 235-244. 威廉斯曾抱怨持傳統觀點的學者不是未閱讀劇作家對科利爾的回應就是直覺地認為劇作家的說法站不住腳。他的抱怨固然中肯，哈伍德於1982年的評論，即科利爾對劇院的批評被毀謗的次數多過被閱讀的次數，同樣符合事實。參見 Williams, "No Cloistered Virtue," 234; Harwood, *Critics, Values, and Restoration Comedy*, 1.

Citations)的書名作為論文標題，試圖藉由比對《管窺》一書中的相關引文與原文來證實康格里夫指控。⁴⁰

企圖修正舊說的學者們的第二種策略是斥科利爾的反劇言論為宗教偏見，藉此質疑他作為「戲劇評論家」的資格。⁴¹在僅針對科利爾這個個案的情況下，此策略的使用者會將他描繪為一名對戲劇傳統一無所知的宗教狂熱份子。譬如：諾瓦克稱科利爾為「比起寫書更常在家焚書的道德偏執狂」；威廉斯貶低《管窺》一書為「強烈的煽動性精神、聳人聽聞的指控、貌似有理的說辭以及嚴重曲解的產物」；塞爾夫(David Self)則形容科利爾為「對那些無法採納他的教會和道德立場者感到義憤填膺」的「偏執狂」。⁴²此策略有時也被用來反對科利爾所持的宗教觀點本身，如：巴利許(Jonas Barish)直截了當地將科利爾的指控，即「不道德和褻瀆」，歸類為從古希臘至二十世紀的一種《反劇偏見》(*Anti-Theatrical Prejudice*)。⁴³

持修正觀點的學者們的最後一種策略是質疑科利爾批評劇院的動機。在〈傑瑞米·科利爾的道德勇氣：異議觀點〉一文中，雖然海寧格聲稱他的目的不在「顯示科利爾缺乏勇氣」而在主張科利爾的勇氣並非超乎常人，他故意

⁴⁰ 海寧格最後只在《管窺》中找出8條問題引文。儘管如此，他僅承認「科利爾並未故意做出虛假陳述」，並轉而將該書中對戲劇的錯誤呈現歸咎於科利爾那「文學上的愚鈍、極度狹隘的虔誠，以及容易被刺激的想像力」。參見 Benjamin Hellinger, "Jeremy Collier's 'False and Imperfect Citations,'" *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 Theatre Research* 14, no. 2 (1975): 34, 44-45; William Congreve, *Amendments of Mr. Collier's False and Imperfect Citations, &c. From the Old Batchelour, Double Dealer, Love for Love, Mourning Bride* (London: Printed for J. Tonson, 1698).

⁴¹ 採取此策略的文學研究者們拒絕承認科利爾的反劇作品為「戲劇評論」，因為其論述並未遵循以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詩學》(Poetics)為代表的劇評傳統。儘管迦南(Paul Cannan)不同意此說，他關注的仍然是現代學者應如何分類科利爾的反劇作品，而非科利爾認為自己正在做什麼。參見 Paul D. Cannan, "The Parson Turn'd Critick: Jeremy Collier and His Antagonists," in *The Emergence of Dramatic Criticism in England: From Jonson to P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83-84, 96-103, 108.

⁴² Novak, "The Artist and the Clergyman," 556; Williams, "No Cloistered Virtue," 234, 241-242. David Self, *The Single Source of All Filth: A Consideration of the Opinions of Revd Jeremy Collier, M.A. On the English Stage, Together with the Views of His Defendants, Critics and the Dramatists* (Malvern: J. Garnet Miller, 2000), ix.

⁴³ Jonas A. Barish,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in *The Anti-Theatrical Prejud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221-255.

將這段聲明置於註釋中，並利用聳動的文章標題誤導讀者。⁴⁴為了讓讀者認為科利爾批評英國戲劇是一種懦弱投機之舉，海寧格還引用桂冠詩人科利·西伯的說法，即「威廉王在(1698年)《管窺》出版後隨即給予科利爾緩起訴(nolle prosequi)，(不追究1696年)他在行刑前為兩名犯下大逆罪的犯人舉行赦罪儀式之舉」，藉此營造出科利爾的反劇言論乃是政治交易的印象。⁴⁵羅伯特·休謨(Robert Hume)雖認為科利爾抨擊劇院之言乃發自肺腑，卻刻意提及西伯、劇作家塞特爾(Elkanah Settle, 1648-1724)以及惠格派史家奧德米克森(John Oldmixon, 1673-1742)關於科利爾在政治和金錢兩方面之「不可告人的動機」的說法，並結論道：「他藉由出版抨擊同時代的戲劇(的刊物)獲利頗豐」。⁴⁶

海寧格和休謨的立論基礎並不穩固，因為兩人所引證的作者均與科利爾有明顯的利益衝突，其中又以西伯的情況特別嚴重。當戲劇論戰於1698年開始時，西伯僅是剛闖出名聲的喜劇演員兼劇作家。他的職業生涯在1710年迎來重大轉折——他成為德魯里巷劇院的三位經理人之一，負責劇目安排長達24年。自1714年喬治一世(1714-1727在位)即位起，西伯與漢諾威王朝的宮廷暨惠格派政要過從甚密。受惠於這層關係，他不僅逐漸成為該劇院實質上的主事者，更於1730年蒙喬治二世(1727-1760在位)親授桂冠詩人的榮銜。1733年他從劇院經理之職退休，七年後出版《為科利·西伯先生的生涯辯護》

⁴⁴ Benjamin Hellinger, "Jeremy Collier's Courage: A Dissenting View,"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5 (1975): 94-97, esp 95n.

⁴⁵ Hellinger, "Jeremy Collier's Courage," 96; Colley Cibber, *An Apology for the Life of Mr. Colley Cibber, Comedian, and Late Patentee of the Theatre-Royal. With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Stage During His Own Time* (London: Printed by John Watts for the author, 1740), 159.

⁴⁶ Robert D. Hume, "Jeremy Colli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London Theater in 1698," *Studies in Philology* 96, no. 4 (1999): 490-491. 塞特爾在戲劇論戰中與科利爾為敵，並指控他為了賺錢而反劇。塞特爾聲稱科利爾藉此賺進「50枚金幣(guinea)的版稅」；奧德米克森的《英格蘭史》則留有某位下議院議員在《管窺》出版後贈與科利爾20枚金幣鉅款的記載。參見 Elkanah Settle, *A Farther Defence of Dramatick Poetry* (London: Printed for Eliz. Whitlock, 1698), 69-70; John Oldmix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s of William and Mary, Anne, George I* (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Cox...Richard Ford, and Richard Hett, 1735), 192.

(*An Apology for the Life of Mr. Colley Cibber*)一書。⁴⁷顧名思義，此書是帶有回憶錄色彩的自辯之作，故其作為劇場史的史料頗有可信度的問題。⁴⁸海寧格所引述之關於戲劇論戰的說法就是顯例。西伯既是惠格派又是劇作家，與批評劇院又反對新教繼承的科利爾同時在政治、宗教和商業三個方面敵對。雖然1740年西伯稱科利爾對劇院的道德有改善之功，這不表示書中關於科利爾42年前出版《管窺》的秘辛為真。至少，此說與西伯早年的看法相矛盾：1700年，他不僅不接受科利爾等人所提倡的「那種(劇院)改革」，更暗指這些「狂熱的改革者們」為「國王和國教」之敵。當時西伯主張劇院改革須同時是道德和政治運動，其目標除了革除舞台上的不道德和褻瀆行為，還須表現忠心並反對消極服從(*passive obedience*)等詹姆士派的政治信條。⁴⁹事實上，即便1740年的西伯所言屬實，由此能得知的因果關係僅有《管窺》是威廉三世下令不再追究科利爾的罪責之因，而非威廉三世的緩起訴令是科利爾出版《管窺》之因。在缺乏科利爾自身證言等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我們無法從其對手之言或他人的反應逆向推演他批評劇院的動機。⁵⁰

約翰生以降至二十世紀末，企圖證明或否認戲劇論戰參與者的論點的研究者們的共同錯誤在於誤把古人的戰爭當成自己的戰爭，將自己的價值觀投射在研究對象身上。這使他們傾向將戲劇論戰當成聖、俗之間的衝突，並將反劇者與挺劇者分別等同於神職人員和詩人，從而無法深入觀察論戰參與者的個別差異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以諾瓦克的評論為例：「在現實世界和戲劇世界的關係這項重要議題上康格里夫和科利爾顯然沒有實際的意見交流，因為他們均無法理解對方的話語……因為他倆按照(各自的職業)類別，以

⁴⁷ Colley Cibber, *An Apology for the Life of Mr. Colley Cibber*; Eric Salmon, "Cibber, Colley (1671-1757),"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ttps://doi.org/10.1093/ref:odnb/5416>.

⁴⁸ Leonard R. N. Ashley, *Colley Cibber*, rev. ed.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9), 99-107; Elaine M. McGirr, *Partial Histories: A Reappraisal of Colley Cibb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1-5.

⁴⁹ Colley Cibber, *Love Makes a Man: Or, the Fop's Fortune* (London: Printed for Richard Parker...Hugh Newman...and E. Rumbal, 1701), Dedication.

⁵⁰ 諾瓦克雖在2020年注意到此問題，僅改口稱自己是在描述康格里夫如何理解科利爾的行動。參見 Maximilian E. Novak, *Imaginary Plot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in the Plays of William Congreve* (London: Anthem Press, 2020), 115-116.

藝術家與神職人員的身份進行回應。」⁵¹誠然，戲劇論戰正反兩方所出版的小冊子給人雙方缺乏交集的印象，但這不表示：真正的溝通未曾發生、雙方均無法理解對手之言，且其原因在於不同職業群體的思維方式之別。實際上，雙方可能理解了彼此的主張卻故意各說各話。在十七、十八世紀的英格蘭，劇作家不太可能缺乏宗教素養，而如科利爾一般的神職人員也可能對戲劇傳統有深度認識；儘管如此，他們仍堅持從各自的觀點進行辯論，不願承認對手的視角的合理性。這是因為戲劇論戰的本質和研究者們所想的不同：它涉及的並非僅是正反兩方的互動，而是包含讀者／觀眾在內的三方關係。「論戰」的目的不在使對手承認謬誤並接受自己的論點，而在爭取輿論的支持，說服大眾已對敵錯。換言之，雙方雞同鴨講一事並非溝通失敗的表徵。科利爾和康格里夫等人的溝通乃是間接的；讀者／觀眾才是他們的直接對話對象。研究戲劇論戰時，應關注的不是論戰雙方見解的普遍正確性或錯誤性，而是這些見解如何影響群眾的觀感。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戲劇論戰的研究者們對科利爾的敵意漸減。有些人繼承了惠格式歷史詮釋。錢皮恩(Justin Champion)認為劇作家對神職人員的諷刺言論體現了反教權主義(Anticlericalism)，而科利爾痛批這類諷刺一事則是對反教權主義的反動。⁵²受其影響，隆德(Roger Lund)視科利爾對劇院的批評為「為了捍衛英國國教的霸權而發起的較大規模聖戰的一部分」。兩人均忽略拒誓派的政教立場，認為科利爾是為了維護英國國教乃至光榮革命所建立的新政教秩序而抨擊劇院。⁵³與他們相比，從事詹姆士派研究的史家們，如：雷頓(C. D. A. Leighton)和克萊(John William Klein)，則較不受惠格史觀束縛。雷頓強調拒誓派對歷史尤其是教會史的重視，並將科利爾的反劇言論與拒誓派重構古代基督教教會史以反抗世俗政權侵犯教會獨立性之舉進行連結。⁵⁴以雷頓

⁵¹ Novak, "The Artist and the Clergyman," 555.

⁵² Justin Champion, "'Religion's Safe, with Priestcraft Is the War': Augustan Anticlericalism and the Legacy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60-1720," *The European Legacy* 5, no. 4 (2000): 552-553.

⁵³ Roger Lund, "Libertine Wit and the Collier Stage Controversy," in *Ridicule,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Wit in Augustan England* (Farnham: Ashgate, 2012), 74, 76, 88.

⁵⁴ C. D. A. Leighton, "The Non-Jurors and Their History,"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29, no. 3 (2005): 250-254.

的論點為基礎，克萊主張科利爾的反劇作品體現了拒誓派的政治觀，並將戲劇論戰描述為威廉三世的支持者與效忠斯圖亞特王室血脈的拒誓派的對抗。⁵⁵ 這些對科利爾抨擊劇院之舉做出了相反的政治詮釋的研究者們仍傾向沿用聖俗之爭這項慣用分野，儘管他們已不再以自身的標準評判戲劇論戰參與者們的表現。

鑑於前述的種種問題以及為了「研究」而非「打」戲劇論戰，以下我將逐步檢視戲劇論戰的慣用分野所涉及的基本假定，包括：反劇者為神職人員、挺劇者為劇作家(詩人)；神職人員乃至反劇者都是科利爾的盟友；在反劇與挺劇的二元對立中，神職人員與劇作家絕不相容。

三、教士與詩人之爭？戲劇論戰參與者的背景

戲劇論戰為教士與詩人之爭的說法指涉的可能是職業之爭，或是聖俗之爭。前者的情況假定反劇者為神職人員且挺劇者為詩人。由於科利爾評論劇院的道德問題時，不僅以大量實例支持其論點，更指明這些不道德的劇作的作者，被點名的劇作家，如：康格里夫、范伯魯和西伯，都積極回應以捍衛自己的名聲。他們有時聲稱科利爾不瞭解亞里斯多德以來的戲劇傳統，有時主張科利爾誤讀了自己的劇作，有時則提及科利爾的拒誓派身份與作為以降低其言論的正當性。劇作家固然是挺劇陣營的骨幹，從事其他職業的戲劇愛好者亦可為劇院辯護。以 1699 年(《管窺》出版次年)的兩位挺劇者為例：《戲劇的歷史》(*Historia Histrionica*)的作者萊特(James Wright, 1643-1713)是雅好古代戲劇的執業律師；⁵⁶ 《古今劇院調查》(*The Antient and Modern Stages Survey'd*)的作者德雷克(James Drake, 1667-1707)則是知名的外科醫師暨活躍的托利派政論

⁵⁵ 克萊認為科利爾雖反革命，卻效忠安妮女王。參見 John William Klein, "Time in the Nonjuror's Worldview," in *The Mental Universe of the English Nonjurors* (Bloomington, IN: Xlibris, 2021), 227, 261-263.

⁵⁶ James Wright, *Historia Histrionica.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nglish Stage Shewing the Ancient Use,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of Dramatick Representations in This Nation. In a Dialogue of Plays and Players* (London: Printed by G. Croom for William Haws, 1699); Anthony, *The Jeremy Collier Stage Controversy, 1698-1726*, 155-157.

家。⁵⁷兩人既非包含劇作家在內的詩人，也非狹義的文人。即使在參與者不多的初期，戲劇論戰也無法被簡化為職業之爭。

至於聖俗之爭的說法，雖然科利爾、貝德福和勞都是以反劇聞名的神職人員，反劇者亦不乏俗人。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就曾在長詩《仲裁者》(*The Pacificator*)中聲援遭受劇作家圍攻的科利爾，指責前者為利益犧牲聖經的教導——此舉使他成為反劇的「詩人」。⁵⁸此外，身為律師的梅利頓(George Meriton, 1634-1711)在 1698 年即出版反劇小冊，可說是科利爾最早的戰友。⁵⁹以上的例子顯示，神職人員很可能力倡永久關閉劇院而劇作家則否，但在其他情況下論戰參與者們的職業與他們所採取的立場並無明顯關聯。非神職且非劇院相關人員的參與者可能為劇院辯護，也可能主張關閉或改革劇院。

除了職業之爭與聖俗之爭兩種慣用分野外，戲劇論戰為科利爾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爭的說法亦有待商榷。事實上，投身反劇行列的非神職衛道人士不見得認可科利爾的政治和宗教理念。身為具有清教徒背景的激進惠格派，約翰·塔欽(John Tutchin, c. 1661-1707)傾向共和制並堅決反天主教，可說是科利爾這位拒誓派成員的死敵。不過，戲劇論戰開始後，他卻跟科利爾站在同一陣線。當塔欽在其出版的《觀察者》(*The Observer*)期刊中批評劇院時，不

⁵⁷ 儘管政教立場相近，科利爾和德雷克仍在戲劇論戰中視彼此為對手。參見 James Drake, *The Antient and Modern Stages Survey'd, or, Mr. Collier's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 Set in a True Light Wherein Some of Mr. Collier's Mistakes Are Rectified, and the Comparative Morality of the English Stage Is Asserted Upon the Parallel* (London: Printed for Abel Roper, 1699); Jeremy Collier, *A Second Defence of the Short View of the Prophaneness and Immorality of the English Stage, &c. Being a Reply to a Book, Entitle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Stages Surveyed, &c* (London: Printed for S. Keble, 1700).

⁵⁸ Daniel Defoe, *The Pacificator: A Poem* (London: Printed, and are to be sold by J. Nutt, 1700), esp. 3-4, 6, 14; Anthony, *The Jeremy Collier Stage Controversy, 1698-1726*, 173-176.

⁵⁹ George Meriton, *Immorality, Debauchery, and Profaneness Exposed to the Reproof of Scripture, and the Censure of the Law*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Harris...and Andrew Bell, 1698); Larry Isitt, "Immortality and Debauchery: George Meriton's Parallel Voice to Jeremy Collier," *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 Theatre Research* 9, no. 1 (1994): 51-58.

僅提及科利爾的大名，⁶⁰更屢屢將劇院放在教會的對立面，稱之為「魔鬼的禮拜堂」。⁶¹塔欽甚至借用科利爾的論述，稱 1703 年冬天侵襲英格蘭的大颶風(Great Storm of 1703)為上帝因英人的罪而降下的災厄，譴責倫敦的德魯里巷皇家劇院(Theatre Royal, Drury Lane)違背神意，竟在風災後隨即演出《馬克白》(*Macbeth*)。⁶²然而，塔欽是為了替新教不服從國教者們(Nonconformist)服務而抨擊劇院。1702 年底，高教會派的托利議員們在國會提出禁止不服從國教者擔任公職的《偶爾遵奉國教草案》(*Occasional Conformity Bill*)，企圖推翻光榮革命後的宗教寬容政策。塔欽指責該法案的支持者們忽略了真正的罪惡，藉此轉移焦點：他聲稱比起不服從國教者那偶爾上國教教會的行為，上劇院看戲這種「偶爾甚或固定去撒旦的教堂做禮拜」的行為更值得關注。⁶³同樣的情況也見於據信由《觀察者》的另一位撰稿者喬治·里德帕斯(George Ridpath, d. 1726)撰寫的《對劇院的譴責》(*The Stage Condemn'd*, 1698)一書。⁶⁴如塔欽一般，這位

⁶⁰ 塔欽認為科利爾對劇院的批評不夠嚴厲。參見 *The Observer* 2, no. 90 (12-16 February 1704); *The Observer* 5, no. 34 (10-13 July 1706).

⁶¹ *The Observer* 2, no. 77 (29 December 1703-1 January 1704); *The Observer* 2, no. 90 (12-16 February 1704); *The Observer* 5, no. 34 (10-13 July 1706); *The Observer* 6, no. 31 (14-18 June 1707). 關於《觀察者》在十八世紀初黨派政治中的角色，請參見 Edward Taylor, "John Tutchin's *Observer*, Comment Serials, and the 'Rage of Party' in Britain, 1678- c. 1730," *Historical Journal* 63, no. 4 (2020): 862-884.

⁶² *The Observer* 2, no. 77 (29 December 1703-1 January 1704). 1703 年的大颶風於 11 月 26-27 日侵襲南英格蘭和威爾斯，德魯里巷劇院則在 11 月 27 日晚上演出《馬克白》。科利爾批評此舉為劇院對「以恐怖暴風雨的形式出現的上帝的審判」的公然挑釁。參見 Jeremy Collier, *Mr. Collier's Dissuasive from the Play-House; in a Letter to a Person of Quality, Occasion'd by the Late Calamity of the Tempest* (London: Printed for Richard Sare, 1703), title page, 14-15; David Manning, "Anti-Providentialism as Blasphemy in Late Stuart England: A Case Study of 'the Stage Debate',"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32, no. 4 (2008): 427-428. 該颶風造成的慘重災情「成為英格蘭的公共記憶的一部份」。參見陳正國，〈英國思想界對里斯本大地震(1755)的回應〉，《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6 期(臺北，2012.05)，頁 307-308。

⁶³ *The Observer* 2, no. 70 (4-8 December 1703). 塔欽後來進一步將此論點與科利爾譴責劇院於風災後演出《馬克白》的說辭結合。參見 *The Observer* 2, no. 77 (29 December 1703-1 January 1704).

⁶⁴ George Ridpath, *The Stage Condemn'd, and the Encouragement Given to the Immoralities and Profaneness of the Theatre, by the English Schools, Universities and Pulpits, Censur'd*, 2nd ed. (London: Printed, and sold by B. Bragg, 1706). 里德帕斯在塔欽 1707 年去世接棒為《觀察者》撰稿。

出身蘇格蘭的作家既是激進惠格派也是清教徒。他一方面指劇院為詹姆士二世那天主教政權(papist regime)的喉舌，另一方面將英國內戰前那些既反天主教又反劇院的清教徒們美化為光榮革命「政權最堅定的朋友」。⁶⁵藉此，里德帕斯在稱讚科利爾的反劇言論的同時，也表達了他對國教會和拒誓派的敵意。

採取反劇立場的神職人員也不見得是科利爾的盟友。位於政治、宗教光譜另一極的耶穌會士威廉·達瑞爾(William Darrell, 1651-1721)同樣為自身目的利用了科利爾的反劇論述。達瑞爾偽裝成一位對無神論和霍布斯的政治理論感到擔憂的虔誠國教徒，成功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成為十八世紀初最暢銷的行為指南作家之一。他出版的行為指導手冊採用對話錄的形式，當中導入科利爾撰寫反劇作品的手法，從行為文學(conduct literature)的角度評論上劇院的行為。達瑞爾還將此手法應用於音樂評論上，批評音樂聚會中演奏的靡靡之音，並強調宗教音樂才有益人心。⁶⁶雖然達瑞爾對行為守則的論述甚至比復辟時期的行為指南作家們更為保守，1708年他卻屢屢違反行為文學的常規。這一年出版的行为指南明明是為女性而寫，結尾的兩篇對話卻怪異地以軍人和官員的責任為主題。不僅如此，達瑞爾在他處均力倡絕對服從這條行為守則，在此處竟反常地談起「公民不服從」的觀念：書中的主人翁教導了一位英國軍官，要求他秉持良心，不可聽從王命侵犯別的國家。⁶⁷這種露骨的安排洩漏了達瑞爾的政治意圖。他在這些行為指南書籍中摻入反戰言論和天主教的價值觀，同時努力結交英國國內的詹姆士派，藉此支援在西班牙王

⁶⁵ 參見 Lisa A. Freeman, "Jeremy Collier and the Politics of Theatrical Representation," in *Players, Playwrights, Playhouses: Investigating Performance, 1660-1800*, ed. Michael Cordner and Peter Hol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43-144; Lisa A. Freeman, *Antitheatricality and the Body Public*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7), 139-141.

⁶⁶ William Darrell, *A Gentleman Instructed in the Conduct of a Virtuous and Happy Life. Written for the Instruction of a Young Nobleman*, 2nd ed. (London: Printed for E. Evets, 1704), 105-108, 147-149, 163-164; William Darrell, *A Supplement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Gentleman Instructed, with a Word to the Ladies. Written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Young Nobility of Both Sexes* (London: Printed for E. Read, 1708), 75-76.

⁶⁷ William Darrell, *A Supplement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Gentleman Instructed*, 157-165.

位繼承戰爭(1701-1714)中與英國為敵的天主教諸國。易言之，達瑞爾在戲劇論戰中的親科利爾立場乃是敵後工作的一環。⁶⁸

四、科利爾的後繼者？貝德福抨擊劇院的動機

將光榮革命詮釋為天啟，亦即上帝借威廉和瑪麗之手將英國從天主教專政的危機中拯救出來，是革命宣傳的重要策略之一。天啟說為光榮革命提供了神意基礎，使之能有效對抗斯圖亞特王朝諸王所主張的神授君權(*divine right of kings*)。⁶⁹不過，這個理論有著意料之外的副作用：革命後的英國社會，尤其是新政權的支持者之間，流行著害怕個人和國家的道德問題觸怒上帝而導致政權再次交替的心理。以此為背景，一些神職人員和民間人士對普羅大眾的道德低落深感憂心，開始提倡風俗改革運動。1690年，以改善社會風氣為目標的社團於倫敦成立，期望革除城市地區常見的賣淫、賭博、醉酒、不遵守安息日、褻瀆上帝的咒罵等不良行為。這場運動的理念在初期即引起高階神職人員乃至王室的共鳴，瑪麗二世、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均曾發佈王室公告表示支持。在政、教高層的公開支持下，地區性的風俗改革協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且許多地方官員和警察也成為其成員。⁷⁰風俗改革運動不僅時間長達近半世紀、規模遍布英格蘭和蘇格蘭，影響層面亦廣，改革的火力甚至波及劇院。劇作家和演員忌憚風俗改革協會的程度不亞於科利爾，因為

⁶⁸ 達瑞爾出版《紳士教育論》第三版時，找了拒誓派主教喬治·希克斯(George Hickes)撰寫獻辭。這顯示達瑞爾成功打入了科利爾所屬的拒誓派社群。參見 Darrell, *A Gentleman Instructed in the Conduct of a Virtuous and Happy Life. Written for the Instruction of a Young Nobleman*, 3rd ed. (London: Printed for E. Smith, 1707), Dedication.

⁶⁹ 關於革命宣傳的主要理論，參見 Mark Goldie, "Revolution of 1689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Argument: An Essay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Pamphlets on the Allegiance Controversy," *Bulletin of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83, no.4 (1980): 486-490, esp 489.

⁷⁰ 關於風俗改革運動的梗概，參見 Robert Shoemaker, "Reforming the City: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Campaign in London, 1690-1738," in *Stilling the Grumbling Hive: The Response to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in England, 1689-1750*, ed. Lee Davison et a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99-120; 陳建元，〈丹尼爾·笛福論風俗改革運動及其改進之道〉，《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67 期(臺北，2022.06)，頁 156-163。

它們的告密者(informers)不時藏身於普通觀眾之中，並向治安官員舉發劇場表演中出現的淫辭穢語和不道德之舉。⁷¹

由於風俗改革運動的成員不乏知名的神職人員，且該運動亦有反劇傾向，研究戲劇論戰的學者通常視這些神職人員和科利爾為彼此的同志。⁷²這種從雙方在道德議題上「志同」得出他們在其他方面「道合」的推論犯了雙重錯誤。首先，風俗改革運動的支持者反劇，不表示反劇的科利爾支持風俗改革運動。以科德納(Michael Corder)的〈劇作家對教士〉(2000)一文為例：光榮革命發生後，科利爾因為拒絕向新王室宣誓效忠於1689年8月1日被教會停職，而愛德華·斯蒂林佛利特(Edward Stillingfleet, 1635-1699)則是該宗教政策的主要受惠者。擔任伍斯特教區(Diocese of Worcester)主教的拒誓派威廉·湯馬斯(William Thomas, 1613-1689)在停職令生效的數日前辭世，斯蒂林佛利特則在同年十月被拔擢填補其遺缺。上任後，他隨即撰文批評拒誓派，此舉招來科利爾的反擊。⁷³然而，科德納卻無視此事，將科利爾描述為斯蒂林佛利特在風俗改革運動中的後輩。⁷⁴

⁷¹ Hume, "Jeremy Colli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London Theater in 1698," 487, 499-500; Aparna Gollapudi, *Moral Reform in Comedy and Culture, 1696-1747* (Farnham: Ashgate, 2011), 84-88. 此類檢舉能成案的情況不多，其中被定罪的劇院人員更少。不過，這並不表示風俗改革協會的行動沒有效果。從劇作家和演員的激烈反映來看，告密者的活動使他們備感威脅。相關實例可參見 Krutch, *Comedy and Conscience after the Restoration*, 169-177; Judith Milhous and Robert D. Hume, eds., *A Register of English Theatrical Documents, 1660-1737*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 nos. 1637, 1643, 1658, 1679, 1681.

⁷² 以溫頓(Calhoun Winton)為例。雖然溫頓強調科利爾是拒誓派且其反劇言論與清教主義無甚關係，他仍將戲劇論戰和風俗改革運動混同，把貝德福當成科利爾的後繼者。參見 Calhoun Winton, "The London Stage Embattled, 1695-1710," *Tennessee studies in literature* 19 (1974): 9-11, 15-17.

⁷³ 關於兩人的交鋒，參見 Edward Stillingfleet,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a New Separation, on Account of the Oaths with an Answer to the History of Passive Obedience, So Far as Relates to Them* (London: Printed for Richard Chiswell, 1689); Collier, *Animadversions Upon the Modern Explanation of II Hen. 7. Cap. I, or, a King De Facto*.

⁷⁴ Corder, "Playwright versus Priest," 212; David Manning, "'The Devil's Centres of Operation': English Theatre and the Charge of Blasphemy, 1698-1708," in *Negotiating the Sacred II: Blasphemy and Sacrilege in the Arts*, ed. Elizabeth Burns Coleman and Maria Suzette Fernandes-Dias (Acton, A.C.T.: ANU E Press, 2008), 24-33, esp. 25.

再者，推行風俗改革運動的神職人員反劇，不表示他們支持科利爾，堪稱反劇陣營第二把交椅的貝德福即為顯例。⁷⁵在戲劇論戰的研究中，由於貝德福是英國國教會的牧師又不遺餘力地抨擊劇院的道德問題，他被公認為科利爾的最重要盟友。然而，在風俗改革運動的研究中，兩人間的友好關係難以成立。貝德福在 1688 年被按立為牧師後開始在布里斯托(Bristol)地區的教堂任職，並於 1700 年前後加入推動風俗改革運動的主要組織，成為基督教知識促進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的通訊成員和「布里斯托的風俗改革協會(Society for Reformation of Manners in Bristol)的核心成員」。⁷⁶作為風俗改革運動的一環，貝德福曾於 1709 年在所服務的堂區籌辦慈善學校，但隔年的選舉他投票給惠格派候選人的舉動導致贊助該校的托利派富商斷絕金援。1713 年貝德福找到新的資助者並遷居至巴斯(Bath)附近的城鎮，然而，1721 年他再次投票給惠格派，以致失去該地區的托利派主教托利派胡珀(George Hooper, 1640-1727)的支持。在輾轉於教會附屬的醫院與學校任職數年後，他成功尋得高階貴族的後盾，先後擔任公爵家和威爾斯親王腓特烈(Frederick Louis, Prince of Wales, 1707-1751)的隨行牧師。⁷⁷如貝瑞(Jonathan Barry)所指出的，貝德福「畢生致力於惠格派暨反詹姆士派的事業」，而且不惜為此得罪資助人或庇護者。⁷⁸

⁷⁵ 這點也適用於非神職的笛福。笛福雖因提倡風俗改革運動而聲援科利爾的反劇言論，但這並不妨礙他反對斯圖亞特王朝、批評高教會派，以及在 1698 年起的常備軍論戰中支持威廉三世。參見陳建元，〈丹尼爾·笛福論風俗改革運動及其改進之道〉，頁 174-175、182-185。

⁷⁶ Jonathan Barry and Kenneth Morgan, eds., *Reformation and Revival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stol*, (Bristol Record Society, 1994), ix, 6-9, 12.

⁷⁷ Scott Mandelbrote, "Bedford, Arthur (bap. 1668, d. 1745),"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ttps://doi.org/10.1093/ref:odnb/1927>.

⁷⁸ 為了迴避這兩種角色之間的矛盾，貝瑞討論他的反劇作品時略而不提科利爾的作品。參見 Jonathan Barry, "Hell Upon Earth or the Language of the Playhouse," in *Languages of Witchcraft: Narrative, Ideology and Meaning in Early Modern Culture*, ed. Stuart Clark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1), 140; Jonathan Barry, "Arthur Bedford and His Circle," in *Raising Spirits: How a Conjuror's Tale Was Transmitted across the Enlighten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21.

貝德福被當成科利爾在戲劇論戰中的最重要盟友兼後繼者一事並非偶然，而是他刻意塑造自身形象的結果。1706年，在其第一本批評劇院的專書《戲劇的邪惡和危險》(*The Evil and Danger of Stage-Plays*)中，貝德福痛批「舞台的執迷不悟」(the *Obstinacy of the Stage*)並以此作為其中一章的標題。言下之意是劇院並未因應科利爾的抨擊而改善其道德問題，故自己才接棒進行批評。為了強化自己作為科利爾的接班人的印象，貝德福還將科利爾在評論戲劇時附上出處的手段推至極限，用大量的註釋來支持他的論點。該書的副標題聲稱：書中所提供的將近兩千個取自近兩年的戲劇作品的例子均能證明劇作家們關於劇院已改過遷善的說辭為虛。⁷⁹

欲瞭解貝德福批評劇院的動機，不能只閱讀他的反劇作品，因為貝德福的生涯是他的政治觀、宗教觀和道德觀的體現。在1717年的兩場佈道中，貝德福曾簡明扼要地就國家、教會和風俗改革運動三者之間的關係提出他的見解。在3月19日的講道中，他堅持國家有權決定其宗教。這篇佈道文在出版時被引人注目的定名為《就應給予上級權力的服從與不抵抗進行解釋、辨明與辯護》(*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Due to the Higher Powers Explained, Stated, and Vindicated*)。儘管貝德福所提倡的服從心態顯然有悖於惠格派的論述且比較接近科利爾等拒誓派的看法，薩莫塞特郡(Somerset)巡迴法庭的成員們卻稱許這篇佈道文的「虔誠、忠誠和博識」。⁸⁰這是因為貝德福採取了和前拒誓派威廉·夏洛克(William Sherlock, c. 1641-1707. 原為反革命健將，1690年立場逐漸軟化並於8月正式變節，隨後撰寫《效忠應給予至高權力》一書以

⁷⁹ Arthur Bedford, *The Evil and Danger of Stage-Plays: Shewing Their Natural Tendency to Destroy Religion, and Introduce a General Corruption of Manners; in Almost Two Thousand Instances, Taken from the Plays of the Two Last Years, against All the Methods Lately Used for Their Reformation* (Bristol: Printed and sold by W. Bonny, 1706), 195, 211-212.

⁸⁰ Arthur Bedford,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Due to the Higher Powers Explained, Stated, and Vindicated; with Proper Inferences from the Same: In a Sermon Preach'd at the Assizes Held at Taunton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 on Tuesday the Nineteenth Day of March,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1716/7* (London: Printed for Henry Hammond and Richard Gravet, 1717), iii.

自辯兼為新政權宣傳)⁸¹相同的策略，混合革命理論與托利派的政治信條，以舊的政治信條為光榮革命建立的新政權提供服務。需注意的是，兩人的目的有微妙而深刻的差異：夏洛克切斷消極服從和不抵抗這兩項政治信條與詹姆士二世的聯繫，以將臣民從舊的效忠義務解放出來；⁸²貝德福則是為了將新的效忠義務強加給拒誓派，而重新建立此二信條與喬治一世之間的連結。

按照貝德福的詮釋，消極服從和不抵抗的對象並非擁有世襲的神聖權利的君主，而是具有神聖權威的政體。他用聖經改寫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關於立法權與政府形式之間的關係的論述。在這篇佈道文的開頭，貝德福先引用聖經〈彼得前書〉第二章 13 節：「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以之作為絕對服從這項信條的來源。而後，他問道：「(絕對服從)這項責任的對象為何人或何者？」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訴諸希臘文版的聖經並斷定：翻譯者考慮到創造被認為是上帝的專屬領域，將原文中的「人的一切創造物」更換為「人的一切制度」，以幫助理解。貝德福主張「人的創造物」原本指涉的是「諸民族的政府形式或體制」。由此，他建構出一套宗教版的契約論：「創造」的意思是「經由神聖的力量從無到有造出某物」，「人的創造」則是「經由人的協定或權威從無到有造出政府的雛形」；因為這種可比性賦予了古代政府及其繼承者神聖性，順服不同國家的不同體制就成了「上帝的要求」。⁸³貝德福將關於政府的最佳形式的論爭擱置一旁，聚焦於法定的臣服並將之定義為「遵循所居之國的法律」。與此同時，他還分別將法律和立法權分別定義為政治體的靈魂及政治體中的至高權力。⁸⁴他指稱在英國政治體制中，「所有的世襲權利均源自議會；且基於當初它給予世襲權利時的相同權力，(議會)也能在日後更動該權利。」⁸⁵

⁸¹ William Sherlock, *The Case of the Allegiance Due to Sovereign Powers, Stated and Resolved, According to Scripture and Reas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with a More Particular Respect to the Oath, Lately Enjoyed, of Allegiance to Their Present Majesties, K. William and Q. Mary* (London: Printed for W. Rogers, 1691).

⁸² Gerald M. Straka, "The Final Phase of Divine Right Theory in England, 1688-1702,"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7, no. 305 (1962): 646-647, 657.

⁸³ Bedford,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7-9.

⁸⁴ Bedford,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12.

⁸⁵ Bedford,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26.

貝德福主張，無論是否出於良心，人民不得忤逆政府。為協助甫經 1715 年詹姆士派叛亂的漢諾威王朝鞏固政權，他明確表示政府在人世的地位高於教會，隻字不提兩者之間相互獨立的關係。貝德福援引聖經來為支持此論點。他重新詮釋耶穌的話語「我的國不屬這世界」，聲稱耶穌不僅認為基督徒在世俗事務上並不享有特權，更對基督徒的宗教自由權和良心自由設下限制。⁸⁶耶穌、使徒和早期基督徒的行誼均被當成耶穌的名言「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的最佳註解。依貝德福之見，若某個政府按照當地的法律禁止或迫害基督教，基督徒的選項只有效法耶穌的門徒逃往他國或是留下並為信仰而受難。⁸⁷儘管選擇留下的基督徒在特定法令抵觸上帝的律法時必須拒絕遵從，他們仍不可反抗，因為「每個靈魂應順服上級權力、順服立法權，以及由此訂定的法律」。⁸⁸此原則也適用於任何以法律之名進行的處罰或宗教迫害。換言之，貝德福的作法和典型的神職人員恰恰相反。他非但不打算透過聖經的權威建構宗教之於國家的獨立性，反倒將遵守當地的法令定義為政治和宗教上的雙重義務。他主張，正如早期基督徒「未曾企圖顛覆政府……引發騷動或反政府叛亂、或與其敵人聯手」，英國的基督徒應該棄絕「廢觸新教君主另立天主教僭位者」之念。⁸⁹

貝德福版的消極服從針對的對象是科利爾等「拒絕宣誓效忠的(宗教)導師們」。⁹⁰他避開光榮革命後的重重大爭議點，不討論拒誓派在 1690 年代的主張，即：那些因拒絕向威廉和瑪麗宣誓效忠而「被免職的主教才是真的主教」，而是將焦點放在這些主教和詹姆士二世相繼離世後所產生的新問題上。為解決拒誓派的存續危機，在世的最後一位拒誓派主教喬治·希克斯(George Hickes, 1642-1715)於 1713 年為科利爾等三人舉行主教祝聖儀式，此舉獲得羅馬教廷

⁸⁶ Bedford,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10.

⁸⁷ Bedford,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13, 17-19.

⁸⁸ Bedford,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13-14.

⁸⁹ Bedford,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17-18, 29. 貝德福深知他的理論可能產生兩種副作用。為防詹姆士派藉此批評光榮革命，他刻意將抵抗區別為合法與非法兩類。另一方面，按照他的理論，天主教一旦依法取得國教地位，也可以迫害其他教派。有鑑於此，他也援引瑪麗一世在位期的歷史警醒讀者。參見 Bedford,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23-25.

⁹⁰ Bedford,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19.

追認。貝德福因此強烈質疑這些「由羅馬教宗扶植的」新「天主教主教」的合法性。⁹¹他以前述現世的教會必須服從國家的論點為本，訴諸國教的「合法權威」，拿國教會的官方聲明譴責新任拒誓派主教們「轉宗教為叛亂、化信仰為教派之爭」。此處，他再度引述耶穌和使徒的言行，藉此駁斥拒誓派拒絕向喬治一世之舉的合理性並強化國教會在英格蘭的唯一合法地位。⁹²

由上文可知，貝德福力倡由國家控制宗教的伊拉斯圖主義(Erastianism)，且其論述以臣民服從國家和遵守法律之間的等式關係為特點。唯有透過此項特點，我們才能瞭解貝德福如何看待風俗改革運動與政治的關係。在 1717 年 8 月 28 日的佈道中，貝德福雖認為全國人均有義務支持風俗改革運動，他並未以由基督徒組成的國家應當依基督教關於罪(sins)的教義行事一事作為英國政府必須支持風俗改革運動的理由。恰恰相反，這篇名為《官員及其他人將制裁不道德和瀆神的法律付諸實行的相關義務》(*The Obligations Which Lie Both upon Magistrates and Others, to Put the Laws in Execution against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的佈道文將風俗改革運動包裝為國家的行動，從而要求所有人民支持該運動。⁹³

該佈道文標題中的兩個關鍵詞「法律和執行」決定了反罪行動的內涵、行為人的身份以及相關義務的性質。乍看之下，此次佈道是純宗教性的。其主題為罪，其立論基礎為舊約〈箴言〉第 14 章的所羅門王之語：「罪是任何民族之民的恥辱」，且其表面意旨為敦促聽眾防範全國性的罪。貝德福將罪

⁹¹ Bedford,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21. 最初的 9 位拒誓派主教如下：William Sancroft、Thomas Ken、John Lake、Francis Turner、Thomas White、Thomas Cartwright、Robert Frampton、William Lloyd 和 William Thomas。此外，喬治·希克斯和 Thomas Wagstaffe 在 1693 年 5 月被選為拒誓派的新主教。與 1715 年以前辭世的第一、二代的拒誓派主教不同，科利爾、Nathaniel Spinckes (1654-1727) 和 Samuel Hawes (d. 1722) 這三位第三代拒誓派主教的任命並未經過已故的坎特伯里大主教 Sancroft 授權和詹姆士二世認可，合法性較為不足。

⁹² Bedford,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21-22.

⁹³ Arthur Bedford, *The Obligations Which Lie Both upon Magistrates and Others, to Put the Laws in Execution against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In a Sermon Preach'd at the Assizes Held at Wells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 on Wednesday the 28th Day of August,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1717. Before Sir Robert Eyre and Sir James Montague, Being His Majesty's Judges for the Said Circuit* (London: Printed for Henry Hammond and Richard Gravet, 1718).

區分為個人性的和全國性的：若某個罪是「私下所犯」且只有當事人知情，則它是個人的罪；若那個罪未能「逃過公眾的耳目」，則它是全國性的罪，當事人和公眾均須「在上帝面前為此負責」。⁹⁴貝德福關於舉國之罪的定義是宗教式的，但判準卻是政治式的。他給出的第一項判準為：是否「有防制不道德和瀆神之立法」？表面上，他的意思是反對不道德和褻瀆行為的宗教信條必須被納入國法。實際上，貝德福刻意忽略宗教法與世俗法之別，預設英國政府已「針對各式惡習制定了絕佳的法律」。⁹⁵他僅關注英國人民是否遵循英政府關於不道德行為的相關立法，而不討論他們是否依上帝的律法行事。在他的論述中，聖經是反罪相關義務的最終但間接的來源，世俗法才是直接來源。舉國之罪的第二項判準關注反罪法令的執行層面。此判準依行為人的身份，可分為三種情況。首先，「國王或主要統治者(是否)不鼓勵這些法令的正當執行」？貝德福在構句時故意將「鼓勵」替換為「不鼓勵」，以便將國王排除在討論範圍之外。⁹⁶接著，他透過剩下的兩種情況進一步將此判準的適用範圍限縮至包含官員在內的全體臣民：當「下級官員怠於執行這些法令」時，還有普羅大眾「看見或聽聞這類罪行卻怠於通報」時，罪就成了舉國之罪。⁹⁷貝德福認為，舉報不道德的行為不僅是人民對上帝和自己的責任，也是對罪人、他人和所居國家的責任。⁹⁸

若我們將兩篇佈道文合併考慮，就能明白貝德福如何理解風俗改革運動與國家的關係。第一篇佈道文中將守法等同於人民對政府的絕對服從；第二篇佈道文則將基督徒乃至基督教國家依聖經行事的義務轉化為人民的守法義務。雖然第二篇佈道文的目的是提倡風俗改革運動，貝德福並未抬高教會

⁹⁴ Bedford, *The Obligations Which Lie Both Upon Magistrates and Others*, 9-10.

⁹⁵ Bedford, *The Obligations Which Lie Both Upon Magistrates and Others*, 10-11.

⁹⁶ 為使皇室不會被認為是舉國之罪的源頭，貝德福也刻意提及喬治一世的皇家宣言(Royal Proclamations)。拿君主提倡道德的皇家宣言作為光榮革命後的皇室支持風俗改革運動的證據是該運動提倡者的慣用手法。參見 Bedford, *The Obligations Which Lie Both Upon Magistrates and Others*, 11-12; Karen Sonnelitte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Societies, the Monarch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96-1714," *Historian* 72, no. 3 (2010): 523-524, 533.

⁹⁷ Bedford, *The Obligations Which Lie Both Upon Magistrates and Others*, 12.

⁹⁸ Bedford, *The Obligations Which Lie Both Upon Magistrates and Others*, 17.

的權威，而是為主張國家至上的伊拉斯圖主義背書，由國家有權決定其宗教這項前提得出國家可強加道德標準強加於民的結論。效忠因此成了人們必須支持風俗改革運動並向治安法官檢舉不道德行為的最重要理由。⁹⁹

第二篇佈道文的論述凸顯貝德福和科利爾的反劇作品的關鍵區別：科利爾從未提及告密者。如科利爾一般，貝德福對戲劇中的負面描述手法非常反感，因為那可能導致觀劇者對長輩、官員等上位者的不良觀感。不過，由貝德福在 1719 年決定將 1706 年的反劇書籍中名為〈被劇院冒犯的上位者與其他人〉一章併入另一章〈劇院是所有改革的公開之敵〉一事可知，他真正在意的是賞劇者對風俗改革運動及其支持者的負面印象。¹⁰⁰貝德福之所以堅持戲劇必須以正面手法呈現官員形象，是因為官員們有責任「執行法律，尤其是反對不道德與褻瀆行為」的法律。出於同樣的理由，他將此原則擴大適用至所有「戮力改革國內或劇院的腐化」之人，¹⁰¹包括各地的風俗改革協會、協會的成員和舉報者、以及劇院的批評者。¹⁰²貝德福認為改革者、舉報者和治安法官們是有道德的，因為他們以各種的方式，諸如：「以佈道反對惡習」、「檢舉行為有違失之人」和接受「關於行為有違失者的通報」，協力執法防制舉國之罪——嘲弄這些有德之人的劇院因此是不道德的。¹⁰³

⁹⁹ 貝德福的論述與另一位風俗改革家帕爾默(Samuel Palmer, d. 1724)類似。帕爾默將馬太福音 18:17 中「若他不聽他們的(勸告)，就告訴教會」的後半解讀為「告訴官員」。兩人的作法都符合艾薩克斯的評論：「風俗改革協會是縮減教會權威的助力，因為它拒絕給予教會法庭對不道德採取行動的權利和機會。」參見 Tina Isaacs, “The Anglican Hierarchy and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1688-1738,”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3, no. 3 (1982): 394, 397-398.

¹⁰⁰ Bedford, *The Evil and Danger of Stage-Plays*, 159-166, 177-187; Bedford, *A Serious Remonstrance in Behalf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gainst the Horrid Blasphemies and Impieties Which Are Still Used in the English Play-Houses, to the Great Dishonour of Almighty God, and in Contempt of the Statutes of This Realm* (London: Printed by John Darby, 1719), 213-234.

¹⁰¹ Bedford, *A Serious Remonstrance*, 221.

¹⁰² Bedford, *The Evil and Danger of Stage-Plays*, 164-165, 179-187; Bedford, *A Serious Remonstrance*, 229-234.

¹⁰³ 貝德福不僅為治安法官與舉報者之間的關係辯護，更將後者提升至「低級官員(inferior Officers)」之列。參見 Bedford, *The Evil and Danger of Stage-Plays*, 164, 179-180; Bedford, *A Serious Remonstrance*, 214, 226, 229.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貝德福視反劇為風俗改革事業的一部份，而且他是作為英國國教會的牧師去參與戲劇論戰和風俗改革運動的。在他的認知中，政治和道德並非各自獨立的領域，而是互為表裡的兩面。他從特定的角度來思考風俗和流行，且這個角度會賦予兩者政治意義。不管是透過佈道和寫作闡述風俗改革的理念時，或是撰寫反劇書籍時，貝德福的目的均是提升英國的穩定性，即政府與教會合作之下產生的和諧狀態。國家與教會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是決定其行動的關鍵因素。

五、化敵為友？貝德福與西伯的反拒誓派喜劇

我們不僅應留意反劇「陣營」成員的異質性，也不可誇大反劇者與挺劇者之間的對立關係。即便是堅決反劇的神職人員，在特定情況下亦有可能與劇作家化敵為友。貝德福對西伯於 1717 年 12 月 6 日在德魯里巷劇院推出的悔改喜劇《拒絕宣誓效忠者》(*The Non-Juror*，以下簡稱《拒誓者》)的態度便是如此。悔改喜劇(reform comedy)出現於 1696 年，最初的劇情描述被冷落的貞淑良妻如何巧施計謀使多年遊蕩在外的丈夫浪子回頭。¹⁰⁴在戲劇論戰期間，衍生的版本相繼出現，呈現有道德瑕疵之人，如：放蕩的男女、沈溺賭博之人、揮霍的妻子……等，在其配偶、情人、朋友或子女的引導下悔改的過程。劇作家們聲稱這個新劇種的流行是劇院的道德已改善的明證。作為回應，1719 年貝德福將 1706 年的舊作增寫為長達 400 頁的《代基督教發起的嚴正抗議：關於英國劇院中仍在使用的糟糕褻瀆和不敬神之舉》(*A Serious Remonstrance in Behalf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奇怪的是，貝德福雖以悔改喜劇的內容佐證劇院的持續墮落，卻另眼看待西伯這齣首演時間最近也最有名的

¹⁰⁴ Colley Cibber, *Love's Last Shift; or, the Fool in Fashion* (London: Printed for H. Rhodes...R. Parker...and S. Briscoe, 1696).

同類型喜劇。¹⁰⁵為了釐清貝德福給予《拒誓者》特別待遇之因，有必要審視該劇作為悔改喜劇的殊異之處。

在光榮革命的思想餘波下，對十八世紀上半葉的劇作家而言，如何處理下位者對上位者的反抗行為是十分重要的課題。無論作者自身對反抗行為的態度為何，行為準則是他們構築劇情時的重要線索。子女服從父母之命雖是基本的行為準則，當中有著顯性和隱性的例外條款。顯性例外條款只有一條：當上位者的命令違背上帝的律法時，下位者不應服從。¹⁰⁶隱性例外條款可見於行為文學的兩處。一處是給父母的建議，即：安排子女的婚事時需優先考慮子女的幸福而非對象的財富地位等外在條件。¹⁰⁷另一處與行為指南的作者們所愛用的「一切都是為了孩子好」的說辭有關。這套說辭假定父母的經驗和智慧優於子女，從而斷言：父母比子女更清楚什麼對他們最好，故子女必須服從。¹⁰⁸在戲劇論戰初期，悔改喜劇作家經常利用上述的例外條款來合理化子女的反抗行為。

《拒誓者》的核心角色有四：拒誓者約翰·伍德維爾爵士(Sir John Woodvil)、他那效忠光榮革命所立之政權和教會的一雙兒女，以及偽裝為拒誓派教士的

¹⁰⁵ Bedford, *A Serious Remonstrance*, 4, 31, 158, 245. 貝德福曾批評西伯及其他劇作家所作且更符合行為守則的悔改喜劇，例如：貝德福評論西伯的《粗心的丈夫》(*The Careless Husband*, 1704年12月4日於德魯里巷劇院首演)時，將女主角恪守行為準則並對丈夫百依百順之舉解讀為「默認」丈夫的外遇。參見 Bedford, *The Evil and Danger of Stage-Plays*, 112-115.

¹⁰⁶ 此一顯性條款可說是光榮革命之前和之後所有行為指南作家的共識。參見 Richard Allestree, *The Practice of Christian Graces, 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Laid Down* (London: Printed for T. Garthwait, 1658), 290, 311-312; Richard Allestree, *The Ladies Calling. In Two Parts* (Oxford: Printed at the Theatre, 1673), pt. 2, 15; Samuel Annesley, ed., *A Supplement to the Morning-Exercise at Cripple-Gate, or, Several More Cases of Conscience Practically Resolved by Sundry Ministers*, 2nd ed. (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Cockerill, 1676), 404-405, 461, 463; William Fleetwood, *The Relative Dutie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Husbands and Wives, Masters and Servants, Consider'd in Sixteen Sermons* (London: Printed for Charles Harper, 1705), 29-31, 39; George Berkeley, *The Ladies Library. Written by a Lady. Published by Mr. Steele* (London: Printed for Jacob Tonson, 1714), 2:5.

¹⁰⁷ 例如：Allestree, *The Practice of Christian Graces, 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Laid Down*, 304-305; Fleetwood, *The Relative Duties*, 43-44.

¹⁰⁸ 例如：Allestree, *The Ladies Calling*, pt. 2, 15; Fleetwood, *The Relative Duties*, 18-25.

耶穌會士沃爾夫(Doctor Wolf)。約翰爵士受沃爾夫蠱惑，先將長子伍德維爾上校(Colonel Woodvil)逐出家門並剝奪繼承權，而後不僅將所有財產過戶給沃爾夫，更無視年齡差距欲將愛女瑪莉亞(Maria)許配給他。儘管沃爾夫婉拒了這項提議，約翰爵士仍把自己對女兒婚事的同意權託付給他。¹⁰⁹然而，沃爾夫卻未按照行為文學所言，優先考慮瑪莉亞的終生幸福，而是將婚事同意權販售牟利。¹¹⁰後來，瑪莉亞與其兄聯手揭穿沃爾夫的奸謀和真面目、防止家產落入其手，並使父親知曉他眼中的逆子、逆女的德行。¹¹¹劇末，體認到自己過往的錯誤後，約翰爵士除了同意將愛女嫁予國教徒，更在政治上讓步，默許以下原則：「不替換(現在的)政府」和「喬治一世必須保有王位」。¹¹²

乍看之下，《拒誓者》和理查·史蒂爾(Richard Steele, 1672-1729)的悔改喜劇《喪禮》(*The Funeral*, 1701年12月首演)一樣，以家長那違背上帝意旨的惡行來正當化子女的反抗行動。這兩齣戲的劇情確實頗為神似，均有被欺騙的父親、被逐出家門的兒子、在婚事安排中被當成商品的女兒，以及篡奪了一家之主的權位的惡人。在《喪禮》中，身為繼母的寡婦在其夫生前已用計使其繼子被剝奪繼承權；¹¹³繼任為家長後，她不僅視兩位養女的婚約為買賣，甚至打算讓人強暴其中一位養女。¹¹⁴其行徑不僅違背了行為文學中婚姻安排須以子女的幸福為先的原則，更觸犯了聖經中關於「禁止行淫」的規定，故兩位養女的反抗是合理的。不過，這兩齣戲有一個關鍵差異：《喪禮》的父親被認為已死，他的兒子和養女們反抗的對象和理由均是這位寡婦的暴政；¹¹⁵在《拒誓者》中，由於約翰爵士仍然在世，一家之主的權力是由他本人而非代理人行使。也就是說，子女們對抗沃爾夫的計畫實為對親父的反抗之舉。

既然《拒誓者》中子女反抗的是父親本人，那麼按照行為文學的標準，我們應檢視約翰爵士是否盡到父親的職責。事實上，約翰爵士比他的子女更

¹⁰⁹ Colley Cibber, *The Non-Juror* (London: Printed for B. Lintot, 1718), 17-20, 26-27, 45-46.

¹¹⁰ Cibber, *The Non-Juror*, 53-57, 68.

¹¹¹ Cibber, *The Non-Juror*, 75-76.

¹¹² Cibber, *The Non-Juror*, 76.

¹¹³ Richard Steele, *The Funeral: Or, Grief a-La-Mode* (London: Printed for Jacob Tonson, 1702), 9, 11-13, 54.

¹¹⁴ Steele, *The Funeral*, 41, 62, 76.

¹¹⁵ Steele, *The Funeral*, 50, 73-74.

像是「教誨家」(reformer)。他將財產和婚姻同意權託付給沃爾夫的目的在使不端莊的女兒和政教立場與己相斥的兒子改過自新。為防伍德維爾上校拿遺產來「傳布更多糟糕的分裂教會的思想」，約翰爵士才將家產交託給沃爾夫，使其成為兒子的「靈魂的監護人」：「若上帝終將使他(兒子)改過，那使他遷善的權力必在你手；我知道他遲早會在你身上發現一個寬容的慈父。」¹¹⁶在決定瑪莉亞的婚事時，約翰爵士的安排也確實符合行為文學的要求。他的考量並非男方的年齡、長相或錢財，而是女兒的幸福。他拒絕哈特利(Mr. Heartly)的提親，因為這位年輕又有錢的求親者是拒誓派眼中的「異教徒」，即英國國教會的成員。¹¹⁷約翰爵士相信年齡與己相仿又貧窮的沃爾夫是「世界上唯一能真正讓你(瑪莉亞)幸福的男人」，因為他是一位過著「樸素」「私生活」的「真正且堅定的英國天主教教會成員」。¹¹⁸

在約翰爵士已克盡父職的情況下，子女應服從。伍德維爾上校應仿效《喪禮》中被斷絕關係的好兒子，不抱怨地承受父親錯誤的決定。瑪莉亞也應乖乖接受父親安排的婚事。按照行為文學作者們的共識，女性唯有在對夫婿候選者感到難以忍受的厭惡時，方可拒絕婚事安排。然而，瑪莉亞抗拒父命時，不但未表達她對沃爾夫的反感，反倒要父親「考慮人的性情」之別：行為指南的作者們對幸福的定義及其為女性設定的諸多「規則」僅符合她母親那種古板女性(prude)的天性；如她一般的「風騷的女性」(coquet)喜歡的是年輕、英俊又愛玩鬧的丈夫。她的論據正是行為文學家們所批評的，被蔑稱為「對情色的愛好」(amorous inclination)。¹¹⁹後來當約翰爵士為糾正瑪莉亞的不端莊而任命沃爾夫為她的監護人時，瑪莉亞更直言：「無論是否獲得他(沃爾夫)的或是你(約翰爵士)的同意，(我)都會嫁給哈特利先生」——此舉在行為文學中被視為女兒「所能對父母造成」的「最重大傷害之一」。¹²⁰然而，西伯竟選擇為瑪莉亞的行為背書，讓她成為防止家產落入沃爾夫之手，使家人免於流離失所的女英雄。

¹¹⁶ Cibber, *The Non-Juror*, 45-46.

¹¹⁷ Cibber, *The Non-Juror*, 1-2, 63.

¹¹⁸ Cibber, *The Non-Juror*, 17-18.

¹¹⁹ Cibber, *The Non-Juror*, 19-20; Allestree, *The Ladies Calling*, pt. 2, 18.

¹²⁰ Cibber, *The Non-Juror*, 64-65; Allestree, *The Ladies Calling*, pt. 2, 18-19.

父母在經驗和智慧上的優勢是行為文學要求子女服從的重要理據之一，悔改喜劇作家有時也會提供此說法的反證，以合理化子女的反抗行為。那麼，《拒誓者》中約翰爵士被沃爾夫矇騙一事是否為子女違抗父親的好理由呢？西伯讓伍德維爾上校揭穿沃爾夫實為「羅馬(教廷)的潛伏人員」，藉此營造出子女反抗約翰爵士乃是為了防止天主教會奸謀的印象。這位「天主教修會團體的教士」，也就是俗稱的耶穌會士，確實利用了拒誓者約翰爵士的良心，¹²¹不過，他的真實身份直到劇末才被揭穿。這個時間點讓我們注意到子女的違逆之舉早於他們確知沃爾夫欺騙父親一事。乍看之下，約翰爵士的子女先從他所遺落、由沃爾夫所寫的支出明細上得知兩人送食物給詹姆士派的囚犯並協助該派的地下活動，而後才決定合謀對付沃爾夫。但既然約翰爵士已知情，該明細不能作為沃爾夫欺騙他的證據。¹²²更重要的是，兩位子女的違逆之舉遠早於該事件。約翰爵士在第一幕時就有意剝奪兒子的繼承權；在瑪莉亞對沃爾夫的不軌圖謀仍一無所知時，她就已經以這位夫婿人選年老、貧窮、難看為由拒絕接受婚事安排。

總的來說，《拒誓者》的核心精神和一般的悔改喜劇有根本性的差異。悔改喜劇通常從倫理和道德原則中導出政治原則。無論劇作家們懷抱著多麼強烈的政治動機，其作品中的政治寓意仍是來自「真理」。和同時代的行為指南一樣，在他們的論述中政治或世俗秩序居於倫理道德等超驗秩序的下位。然而，在漢諾威繼承和詹姆士派叛亂的背景下，《拒誓者》打破了這個常規。在這齣十八世紀早期最有名的政治劇中，道德上的對錯乃是以政治立場為依歸。劇中子女的「悔改計畫」的真正目標是約翰爵士的拒誓派信念，而非道德問題。如伍德維爾上校所說，他不僅要讓父親不再聽信沃爾夫，更要「排除他灌輸給我父親的有害原則」。¹²³此處的「有害原則」實為約翰爵士長年信奉的政教原則，因為他早在認識沃爾夫之前就成為拒誓者。西伯以訴諸後果(argumentum ad consequentiam)的手法支持以下論點：正如一國之主應該比一家之長更無謬誤，效忠現任國王的子女也會比拒誓派的父親更加正

¹²¹ Cibber, *The Non-Juror*, 74-75.

¹²² Cibber, *The Non-Juror*, 23-24, 71.

¹²³ Cibber, *The Non-Juror*, 55.

確。看到約翰爵士為子女著想而做的種種安排所招致的災難性後果，觀眾會認為拒誓派的政教原則是「錯誤且有害的」。同理，觀眾相信子女是正確的一方，因為他們違抗父親之舉成功拯救了全家人。行為文學關於父親之智慧與經驗優於子女的假定在本劇中被無效化，因為西伯認為服從國王這個更高權威的義務高於服從父母的義務。¹²⁴劇中父親與子女的效忠對象決定了雙方的行動的成敗與對錯。

按理說，既然貝德福否定劇作家們為創作「有道德的戲劇」而付出的努力，他應當嚴厲譴責《拒誓者》，可是他對這齣輕道德重政治的反拒誓派喜劇的評論卻一反常態。如科利爾的《管窺》一般，貝德福的反劇作品不是「戲劇評論」，而是以劇中人的舉止為材料的「行為指南」。身為行為指南作家，貝德福曾批評劇作家以錯誤的手法呈現端莊、誠實，以及「服從父母，尤其在情愛方面」，¹²⁵但他卻選擇忽略瑪莉亞的種種行為問題及其公然與行為文學為敵之舉。瑪莉亞拒絕婚事時的論據是人的天性差異，明確否定了行為文學關於單一人性的基本假定。身為反劇的風俗改革家，貝德福堅稱在戲劇中呈現負面行為非但無法揭露其害，反倒會使觀眾起而效法。¹²⁶然而，他毫不擔心瑪莉亞的英雌形象是否會鼓勵女性違背行為守則。身為神職人員，貝德福堅持戲劇必須呈現出包含聖職者在內的上位者的正面形象，¹²⁷但論及沃爾夫這個堪稱同時代戲劇中最邪惡的角色時，他竟毫不介意西伯對天主教或拒誓派教士的抹黑。他僅對收場白中的「教士變為叛國者」一語稍有微詞，因為「任何宗教的導師都逃不過這位詩人的鞭子」。¹²⁸至於沃爾夫的形象本身，貝德福則認為該劇「公正地揭露了他的罪大惡極」之處。¹²⁹

¹²⁴ 西伯和不服從國教者(Nonconformists)的論點具有相反的效果：不服從國教的行為手冊作者們以「低階權力(持有者)的命令」違背上帝為自己的行動辯護；西伯則以國王的權威駁斥父親要求子女不得宣誓效忠之舉。參見 Annesley, *A Supplement to the Morning-Exercise*, 404-405.

¹²⁵ Bedford, *The Evil and Danger of Stage-Plays*, 119-120.

¹²⁶ 在諸多貝德福故意誤讀的例子中，有許多出自悔改喜劇。參見 Bedford, *The Evil and Danger of Stage-Plays*, 111-120; Bedford, *A Serious Remonstrance*, 159-180.

¹²⁷ Bedford, *The Evil and Danger of Stage-Plays*, 145.

¹²⁸ Bedford, *A Serious Remonstrance*, 128.

¹²⁹ Bedford, *A Serious Remonstrance*, 128.

從貝德福的中心思想與《拒誓者》一劇的主旨的契合之處可以解釋他的反常之舉。西伯在這齣悔改喜劇中以「效忠」為最高的道德原則，讓約翰爵士這位堅定的拒誓派為新教繼承背書；貝德福在 1717 年 3 月佈道時則主張拒誓派有義務發誓效忠喬治一世。正如他在 1717 年 8 月的佈道中將反劇和支持風俗改革運動定義為效忠國家之舉一般，貝德福在評論《拒誓者》一劇時秉持著政治應凌駕道德和宗教的理念，決定暫時與西伯化敵為友，優先對付雙方的共同政敵。

五、結論

無論是聖俗之爭、職業之爭，或是反劇與挺劇之爭均無法完善地描述戲劇論戰的參與者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些二分法的陣營劃分方式假定論戰的參與者只能有單一動機，低估了人的複雜性。本文論及的幾位反劇者不僅有聖有俗，且大多不是科利爾的盟友。科利爾確實在英國劇院的道德性這項議題上成了意見領袖，但是他對其餘論戰參與者的影響力也僅止於此。非神職的塔欽偏共和派，在政治上與貝德福這位堅定支持君主制和新教繼承的英國國教會牧師敵對。兩人的政教立場同時與科利爾和達瑞爾這位潛伏英國的耶穌會會士敵對。科利爾畢生都是堅定的拒誓派，在由詹姆士二世認可的「正統」教會擔任牧師和主教，故立場有別於為天主教國家服務的達瑞爾。嚴格地說，這幾位反劇者甚至不是彼此的盟友。另一方面，分立於戲劇論戰正反兩方的神職人員和劇作家也未必總是敵對。貝德福雖然蔑稱劇院為「撒旦的會堂」(the Synagogues of Satan)，¹³⁰卻與西伯這位名劇作家兼演員在政教立場上達成一致，在 1715 年詹姆士派叛亂後向科利爾領導的拒誓派發起聯合攻擊。

為將論戰參與者的多元背景與動機納入考慮，我們應把戲劇論戰當成一個開放性的論壇。只要以劇院為題，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討論。無論參與者的動機為何，他們都可以在論戰中採取支持或反對劇院的立場。除了對戲劇的純粹喜好，挺劇者的動機可能包含對古代或近代戲劇傳統的信念、謀生之類

¹³⁰ Bedford, *The Evil and Danger of Stage-Plays*, 195, 211-212; Bedford, *A Serious Remonstrance*, 4, 31, 158, 245.

的利益考量、被科利爾的批評所冒犯或不願向科利爾這位拒誓派低頭……等。同樣的，反劇者的動機也不見得只是劇院的道德問題。從激進惠格派到耶穌會教士，不管反劇者們所持的信念為何，只要他們忽略科利爾的拒誓派身份，就能借用其論點來為自己的政教勢力服務。由於戲劇論戰的性質會隨著參與者的觀點而變化，從單一角度研究這個歷史事件是不充分的。它同時是文學史、宗教史、政治史以及社會文化史的主題。

徵引書目

(一) 傳統文獻

- Allestree, Richard. *The Practice of Christian Graces, 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Laid Down in a Plaine and Familiar Way for the Use of All, but Especially the Meanest Reader*. London: Printed for T. Garthwait, 1658.
- Allestree, Richard. *The Ladies Calling. In Two Parts. By the Author of the Whole Duty of Man, the Causes of the Decay of Christian Piety, and the Gentleman's Calling*. Oxford: Printed at the Theatre, 1673.
- Annesley, Samuel, ed. *A Supplement to the Morning-Exercise at Cripple-Gate, or, Several More Cases of Conscience Practically Resolved by Sundry Ministers*. 2nd ed. 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Cockerill, 1676.
- Bedford, Arthur. *The Evil and Danger of Stage-Plays: Shewing Their Natural Tendency to Destroy Religion, and Introduce a General Corruption of Manners; in Almost Two Thousand Instances, Taken from the Plays of the Two Last Years, against All the Methods Lately Used for Their Reformation*. Bristol: Printed and sold by W. Bonny, 1706.
- Bedford, Arthur. *The Doctrine of Obedience and Non-Resistance Due to the Higher Powers Explained, Stated, and Vindicated; with Proper Inferences from the Same: In a Sermon Preach'd at the Assizes Held at Taunton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 on Tuesday the Nineteenth Day of March,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1716/7*. London: Printed for Henry Hammond and Richard Gravet, 1717.
- Bedford, Arthur. *The Obligations Which Lie Both upon Magistrates and Others, to Put the Laws in Execution against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In a Sermon Preach'd at the Assizes Held at Wells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 on Wednesday the 28th Day of August,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1717. Before Sir Robert Eyre and Sir James Montague, Being His Majesty's Judges for the Said Circuit*. London: Printed for Henry Hammond and Richard Gravet, 1718.
- Bedford, Arthur. *A Serious Remonstrance in Behalf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gainst the Horrid Blasphemies and Impieties Which Are Still Used in the English Play-Houses, to the Great Dishonour of Almighty God, and in Contempt of the Statutes of This Realm*. London: Printed by John Darby, 1719.

- Berkeley, George. *The Ladies Library. Written by a Lady. Published by Mr. Steele.* 3 vols. London: Printed for Jacob Tonson, 1714.
- Chambers, Robert, ed. *Cyclopedia of English Literature: A History,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of British Authors, from the Earliest to the Present Times.* 2 vols. Edinburgh: Published by 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 1844.
- Cibber, Colley. *Love's Last Shift; or, the Fool in Fashion.* London: Printed for H. Rhodes...R. Parker...and S. Briscoe, 1696.
- Cibber, Colley. *Love Makes a Man: Or, the Fop's Fortune.* London: Printed for Richard Parker...Hugh Newman...and E. Rumbal, 1701.
- Cibber, Colley. *The Non-Juror.* London: Printed for B. Lintot, 1718.
- Cibber, Colley. *An Apology for the Life of Mr. Colley Cibber, Comedian, and Late Patentee of the Theatre-Royal. With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Stage During His Own Time.* London: Printed by John Watts for the author, 1740.
- Collier, Jeremy. *Vindiciae Juris Regii, or Remarques Upon a Paper, Entitled, an Enquiry into the Measures of Submission to the Supream Authority.* London: n.p., 1689.
- Collier, Jeremy. *The Desertion Discuss'd in a Letter to a Country Gentleman.* London: n.p., 1689.
- Collier, Jeremy. *Animadversions Upon the Modern Explanation of II Hen. 7. Cap. 1, or, a King De Facto.* London: n.p., 1689.
- Collier, Jeremy. *A Caution against Inconsistency, or, the Connexion between Praying and Swearing in Relation to the Civil Powers.* London: n.p., 1690.
- Collier, Jeremy. *Dr. Sherlock's Case of Allegiance Considered with Some Remarks Upon His Vindication.* London: n.p., 1691.
- Collier, Jeremy. *A Brief Essay Concerning the Independency of Church-Power.* S.l.: n.p., 1692.
- Collier, Jeremy. *A Perswasive to Consideration, Tender'd to the Royalists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n.p., 1693.
- Collier, Jeremy. *A Perswasive to Consideration, Tender'd to the Royalists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With a Vindication of the Same.* London: n.p., 1695.
- Collier, Jeremy. *A Defence of the Absolution Given to Sr. William Perkins, at the Place of Execution, April the 3d. 1696.* London: n.p., 1696.
- Collier, Jeremy. *A Defence of the Absolution Given to Sr. William Perkins, at the Place of Execution, April the 3d with a Farther Vindication Thereof, Occasioned by a Paper, Entitled a Declararion of the Sense of the Arch-Bishops and Bishops.* London: n.p., 1696.

- Collier, Jeremy. *An Answer to the Animadversions on Two Pamphlets Lately Published by Mr. Collier*. S.l.: n.p., 1696.
- Collier, Jeremy. *A Reply to the Absolution of a Penitent,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on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n.p., 1696.
- Collier, Jeremy. *The Great Question in the Case of the Absolution of Sir John Friend and Sir William Parkens*. London: n.p., 1696.
- Collier, Jeremy. *The Case of the Two Absolvers That Were Tryed at the Kings-Bench-Bar at Westminster on Thursday the 2d of July 1696 for Giving Absolution at the Place of Execution to Sir John Friend and Sir William Parkens*. London: n.p., 1696.
- Collier, Jeremy. *A Short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 Together with the Sense of Antiquity Upon This Argument*. London: Printed for S. Keble, 1698.
- Collier, Jeremy. *A Second Defence of the Short View of the Prophaneness and Immorality of the English Stage, &c. Being a Reply to a Book, Entitle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Stages Surveyed, &c.* London: Printed for S. Keble, 1700.
- Collier, Jeremy. *Mr. Collier's Dissuasive from the Play-House; in a Letter to a Person of Quality, Occasion'd by the Late Calamity of the Tempest*. London: Printed for Richard Sare, 1703.
- Collier, Jeremy. *A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Chiefly of England: From the First Planting of Christianity 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King Charles the Second*. 2 vols. London: Printed for Samuel Keble...and Benjamin Tooke, 1708-1714.
- Congreve, William, *Amendments of Mr. Collier's False and Imperfect Citations, &c. From the Old Batchelour, Double Dealer, Love for Love, Mourning Bride*. London: Printed for J. Tonson, 1698.
- Darrell, William. *A Gentleman Instructed in the Conduct of a Virtuous and Happy Life. Written for the Instruction of a Young Nobleman*. 2nd ed. London: Printed for E. Evets, 1704.
- Darrell, William. *A Gentleman Instructed in the Conduct of a Virtuous and Happy Life. Written for the Instruction of a Young Nobleman*. 3rd ed. London: Printed for E. Smith, 1707.
- Darrell, William. *A Supplement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Gentleman Instructed, with a Word to the Ladies. Written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Young Nobility of Both Sexes*. London: Printed for E. Read, 1708.
- Defoe, Daniel. *The Pacificator: A Poem*. London: Printed, and are to be sold by J. Nutt, 1700.

- Drake, James. *The Antient and Modern Stages Survey'd, or, Mr. Collier's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 Set in a True Light Wherein Some of Mr. Collier's Mistakes Are Rectified, and the Comparative Morality of the English Stage Is Asserted Upon the Parallel*. London: Printed for Abel Roper, 1699.
- Fleetwood, William. *The Relative Dutie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Husbands and Wives, Masters and Servants, Consider'd in Sixteen Sermons*. London: Printed for Charles Harper, 1705.
- Hallam, Henry.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Europe in the Fifteenth,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Vol. 4. London: John Murray, 1839.
- Hunt, William. "Collier, Jeremy (1650-1726)." In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Vol. 9.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87.
- Johnson, Samuel. *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 with 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ir Works*. Vol. 3. 1781. Reprint, London: n.p., 1783.
- Johnson, Samuel. *The Works of the English Poets. With Prefaces,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68 vols. London: n.p., 1779-1781.
-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Leigh Hunt's Comic Dramatists of the Restoration." In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 Contributed to the Edinburgh Review*. 2nd ed. Vol. 3.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3.
-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I*. Vol. 1. 1849-1861. Repri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Meriton, George. *Immorality, Debauchery, and Profaneness Exposed to the Reproof of Scripture, and the Censure of the Law*.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Harris...and Andrew Bell, 1698.
- Oldmixon, Joh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s of William and Mary, Anne, George I*. 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Cox...Richard Ford, and Richard Hett, 1735.
- Phillips, Maude Gillette. *A Popular Manual of English Literature*. 2 vol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85.
- Ridpath, George. *The Stage Condemn'd, and the Encouragement Given to the Immoralities and Profaneness of the Theatre, by the English Schools, Universities and Pulpits, Censur'd*. 2nd ed. London: Printed, and sold by B. Bragg, 1706.
- Scott, Walter. *The Works of John Dryden*. Vol. 1. *The Life of John Dryden*. London: Printed for William Miller, 1808.
- Scott, Walter, ed. *The Works of John Dryden*. Vol. 8. London: Printed for William Miller, 1808.

- Settle, Elkanah. *A Farther Defence of Dramatick Poetry*. London: Printed for Eliz. Whitlock, 1698.
- Sherlock, William. *The Case of the Allegiance Due to Sovereign Powers, Stated and Resolved, According to Scripture and Reas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with a More Particular Respect to the Oath, Lately Enjoyed, of Allegiance to Their Present Majesties, K. William and Q. Mary*. London: Printed for W. Rogers, 1691.
- Steele, Richard. *The Funeral: Or, Grief a-La-Mode*. London: Printed for Jacob Tonson, 1702.
- Stillingfleet, Edward.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a New Separation, on Account of the Oaths with an Answer to the History of Passive Obedience, So Far as Relates to Them*. London: Printed for Richard Chiswell, 1689.
- Wright, James. *Historia Histrionica.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nglish Stage Shewing the Ancient Use,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of Dramatick Representations in This Nation. In a Dialogue of Plays and Players*. London: Printed by G. Croom for William Haws, 1699.
- The Observer*. London, 1703-1707.

(二) 近人論著

1. 專書

- Anthony, Rose. *The Jeremy Collier Stage Controversy, 1698-1726*. New York: Benjamin Blom, 1937.
- Ashley, Leonard R. N. *Colley Cibber*. Rev. ed.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9.
- Barry, Jonathan, and Kenneth Morgan, eds. *Reformation and Revival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stol*. Vol. 45. Bristol: Bristol Record Society, 1994.
- Brockett, Oscar G. *The Theatr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4.
- Brockett, Oscar G., and Franklin J. Hildy. *The History of the Theatre*. 10th ed. 1968. Reprint, Essex: Pearson, 2014.
- Freeman, Lisa A. *Antitheatricality and the Body Public*.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7.

- Gollapudi, Aparna. *Moral Reform in Comedy and Culture, 1696-1747*. Farnham: Ashgate, 2011.
- Harwood, John T. *Critics, Values, and Restoration Comed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Krutch, Joseph Wood. *Comedy and Conscience after the Restoration*. 1924. Repri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 Loftis, John. *Comedy and Society from Congreve to Field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McGirr, Elaine M. *Partial Histories: A Reappraisal of Colley Cibb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Milhous, Judith, and Robert D. Hume, eds. *A Register of English Theatrical Documents, 1660-1737*. 2 vols.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Novak, Maximillian E. *Imaginary Plot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in the Plays of William Congreve*. London: Anthem Press, 2020.
- Self, David. *The Single Source of All Filth: A Consideration of the Opinions of Revd Jeremy Collier, M.A. On the English Stage, Together with the Views of His Defendants, Critics and the Dramatists*. Malvern: J. Garnet Miller, 2000.

2. 論文

- 陳正國，〈英國思想界對里斯本大地震(1755)的回應〉，《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6期(臺北，2012.05)，頁267-316。
- 陳建元，〈丹尼爾·笛福論風俗改革運動及其改進之道〉，《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67期(臺北，2022.06)，頁153-211。
- Barish, Jonas A.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In *The Anti-Theatrical Prejudice*, 221-2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Barry, Jonathan. "Hell Upon Earth or the Language of the Playhouse." In *Languages of Witchcraft: Narrative, Ideology and Meaning in Early Modern Culture*, edited by Stuart Clark, 139-158.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1.
- Barry, Jonathan. "Arthur Bedford and His Circle." In *Raising Spirits: How a Conjuror's Tale Was Transmitted across the Enlightenment*, 20-43.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Cannan, Paul D. "The Parson Turn'd Critick: Jeremy Collier and His Antagonists." In *The Emergence of Dramatic Criticism in England: From Jonson to Pope*, 83-108.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Champion, Justin. "'Religion's Safe, with Priestcraft Is the War': Augustan Anticlericalism and the Legacy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60-1720." *The European Legacy* 5, no. 4 (2000): 547-561.
- Cordner, Michael. "Playwright Versus Priest: Profanity and the Wit of Restoration Comed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Restoration Theatre*, edited by Deborah Payne Fisk, 209-2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Freeman, Lisa A. "Jeremy Collier and the Politics of Theatrical Representation." In *Players, Playwrights, Playhouses: Investigating Performance, 1660-1800*, edited by Michael Cordner and Peter Holland, 135-15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Goldie, Mark. "Revolution of 1689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Argument: An Essay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Pamphlets on the Allegiance Controversy." *Bulletin of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83, no.4 (1980): 473-564.
- Hellinger, Benjamin. "Jeremy Collier's 'False and Imperfect Citations'." *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 Theatre Research* 14, no. 2 (1975): 34-47.
- Hellinger, Benjamin. "Jeremy Collier's Courage: A Dissenting View."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5 (1975): 94-97.
- Hinnant, Charles H. "Collier, Congreve and the Patriarchalist Debate." *Eighteenth-Century Life* 4 (1978): 83-86.
- Hopes, Jeffrey. "Politics and Morality in the Writings of Jeremy Collier." *Literature and History* 8 (1978): 159-174.
- Hume, Robert D. "Jeremy Colli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London Theater in 1698." *Studies in Philology* 96, no. 4 (1999): 480-511.
- Isaacs, Tina. "The Anglican Hierarchy and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1688-1738."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3, no. 3 (1982): 391-411.
- Isitt, Larry. "Immortality and Debauchery: George Meriton's Parallel Voice to Jeremy Collier." *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 Theatre Research* 9, no. 1 (1994): 51-58.
- Klein, John William. "Time in the Nonjuror's Worldview." In *The Mental Universe of the English Nonjurors*, 203-277. Bloomington, IN: Xlibris, 2021.
- Leighton, C. D. A. "The Non-Jurors and Their History."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29, no. 3 (2005): 241-257.

- Lund, Roger D. "Libertine Wit and the Collier Stage Controversy." In *Ridicule,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Wit in Augustan England*, 61-90. Farnham: Ashgate, 2012.
- Manning, David. "Anti-Providentialism as Blasphemy in Late Stuart England: A Case Study of 'the Stage Debate'."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32, no. 4 (2008): 422-438.
- Manning, David. "'The Devil's Centres of Operation': English Theatre and the Charge of Blasphemy, 1698-1708." In *Negotiating the Sacred II: Blasphemy and Sacrilege in the Arts*, edited by Elizabeth Burns Coleman and Maria Suzette Fernandes-Dias, 23-36. Acton, A.C.T.: ANU E Press, 2008.
- Novak, Maximillian E. "The Artist and the Clergyman: Congreve, Collier and the World of the Play." *College English* 30, no. 7 (1969): 555-561.
- Shoemaker, Robert B. "Reforming the City: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Campaign in London, 1690-1738." In *Stilling the Grumbling Hive: The Response to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in England, 1689-1750*, edited by Lee Davison, Tim Hitchcock, Tim Kiren, and Robert B. Shoemaker, 99-12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 Sonnellitter, Karen.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Societies, the Monarch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96-1714." *Historian* 72, no. 3 (2010): 517-542.
- Starkie, Andrew. "Contested Histories of the English Church: Gilbert Burnet and Jeremy Collier."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68, no.1-2 (2005): 335-351.
- Straka, Gerald M. "The Final Phase of Divine Right Theory in England, 1688-1702."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7, no. 305 (1962): 638-658.
- Taylor, Edward. "John Tutchin's Observator, Comment Serials, and the 'Rage of Party' in Britain, 1678-c. 1730." *Historical Journal* 63, no.4 (2020): 862-884.
- Williams, Aubrey. "No Cloistered Virtue: Or, Playwright Versus Priest in 1698." *PMLA* 90, no. 2 (1975): 234-246.
- Winton, Calhoun. "The London Stage Embattled, 1695-1710." *Tennessee studies in literature* 19 (1974): 9-19.

3. 網路資源

- Raithby, John, ed. "William and Mary, 1688: An Act for the Abrogating of the Oathes of Supremacy and Allegiance and Appointing other Oathes. [Chapter VIII. Rot. Parl. pt. 5. nu. 5.]" In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ume 6, 1685-1694*, (S.1.: Great Britain Record Commission, 1819), 57-60. *British History Online*. <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statutes-realm/vol6/pp57-60>.

Mandelbrote, Scott. "Bedford, Arthur (bap. 1668, d. 1745)."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ttps://doi.org/10.1093/ref:odnb/1927>.

Salmon, Eric. "Cibber, Colley (1671-1757)."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ttps://doi.org/10.1093/ref:odnb/5416>.

Rethinking the Division in the Stage Controversy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Huang, Chih-hsin

Ph.D.,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Durham

In 1698, the nonjuring clergyman Jeremy Collier (1650-1726) published *A Short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 This was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lmost thirty-year-long ‘Stage Controversy’ (also known as the ‘Collier Controversy’ or Collier’s Stage Controversy) over the moral quality of English stage performances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Although Collier’s role in spreading anti-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between 1689 and 1696 made him an unpopular figure in politics, his criticism of the stage gradually established his reputation as a moralist that even his political enemies could not deny.

From about 1780 to 2020, researchers have adopted several dichotomous models to describe the different sides of the Stage Controversy: Based on the participants’ differing attitudes towards stage performances, the controversy is most frequently seen as a pamphlet war taking place between the pro- and anti-theatrical camps. Because the best-known critics of stage performances, including Collier, Arthur Bedford (1668-1745), and William Law (1686-1761), were clergymen and the most enthusiastic defenders of the performances were usually playwrights, this controversy is also perceived as a conflict between clergy and

playwrights as professions, or, more broadly, between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writers. Similarly,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are often identified as Collier's allies or enemies depending on whether or not they shared his opinion of English stage performances. This article characterizes these overlapping models as the products of a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their objects of study. It trac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models, examines their validity, and proposes a new model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nts in the Stage Controversy.

Keywords: Stage Controversy, Jeremy Collier, 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century drama, Whig 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Arthur Bedford, Colley Cibber

